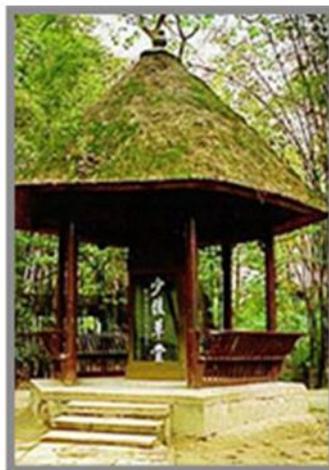


新



18



詩雙月刊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2003

二零零三年十月第七十八期

● “個” 網站專輯

## 目

## 錄

No.78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b>詩創作</b>		
秀陶	斗室	1
徐江	活豬／臨近臘月	四首 1
魯鳴	永遠的故事／很久以前	2
劉川	白床單／奧茨維辛牆中書	2
遠方	六月的祭禮／暖冬	3
章治洋	裸島／馥鬱	3
向明	時間十四行	4
桑克	方正森林的溪水	4
王浩翔	草／讀海／屋瓦	4
夏野	砂礫祭詩行	5
阿明	紀念九一一	5
黃伯飛	寫詩／考題	6
李斐	過期的愛情／送別陳楚年	6
揚子	沙漠星月	6
楊森君	與我對坐的人／列車上	7
李志成	伊拉克少女	7
藍斯	伊拉克的天空	7
蔡克霖	寫在雨花石上的詩	8
崔金鵬	鐘聲	8
普克昌	消逝的村莊	8
紀弦	四度空間狂想曲	9
秦松	新居 另二首	9
呂建春	紅太陽	9
施璋	水面	10
唐果	看一張照片有感	10
馬蘭	哥哥	10
歐陽柏燕	另一種歡喜／出走	11
井蛙	瘟疫與愛情	11
張耳	昨天下午在哈德遜河	16
施雨	望月／晚秋	16
燕子	春寒	16
冬夢	魚睡著的心情 三首	17
黃奇峰	打火機 二首	17
劉春	堅持	18
馮學良	我擁抱著整個中國	18
烏瓦	絕症	18
臧棟	山櫻花	19
秋夢	紐約停電的一刻 二首	19
施漢威	窗的話／年少時的戀情	19
鄭建青	斜躺的裸女／飲水姑娘	20
心水	母親忌辰	20

李志申	夕陽／二分之一	20
陳銘華	後遺症 三首	21
朔星	交織的冬夜	21
李雲楓	離開	21
長島	晚餐	22
杜風人	一種相思兩樣紅豆	22
林忠成	悲劇／原始山莊	22
俞昌雄	那些日子已經過去 二首	23
任知	占卜	23
婉冰	蕭瑟冬境	23
巫逖	海灘日記	23
南島	四季大寫意	24
孟芳竹	臨風說愛	24
曹欣田	十個為什麼	25

## “個”網站專輯

伊沙	人心——只有一個立場	12
唐欣	奧運會紀念	12
宋曉賢	將軍還鄉	13
張敏華	法院的門	13
朱劍	囚徒／懷念青海的雲	13
阿翔	向度	13
大草	給病中的詩友	14
楚斯	一個人的涼風埡	14
冷眼	我贊同你這樣活著	14
游離	可能	14
杜撰	旅程中重讀一本書	14
阿泉	情人節之哀	15
姚風	夢鏡	15
抑果	如何	15

## 譯詩

秀陶	法國詩人龐奇散文詩	25
Mindy Zhang	美國女詩人作品選譯 <sup>©</sup>	26
金舟	艾米莉·狄金森詩三首	27

## 評介

徐江	論“中間代”	28
向明	三聲咳嗽	32
秦松	李白之可愛及其他	33
劉耀中	閒談諾貝爾獎詩人切斯勞·米洛茲的宗教和信仰	33

##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杜甫草堂

##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秦松	(紐約)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雪陽 (澳洲)  
魯鳴 (紐約)  
海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沈季夫 (加州)  
何奇 (洛杉磯)  
陳耀祖 (越南)

## ■秀陶

### 斗室

除了叫它“斗室”而外，從不曾想過叫它 XX 堂、XX 齋、XX 樓，或者 XX 菴。因為它不過是我生息於斯所謂狗窩。就其寄身的作用而言，就如同烏龜殼般

一走進它我便覺得舒服。彷彿穿上了量身定製的套裝一樣貼體，畢竟內中的一切都是由我預設的。真是到處都有我，到處都是我。地毯上有我趾跡清晰的腳板，椅子裡有我股臀壓成的凹窩（還是溫溫的哩），杯子上有我的指紋唇印。真是到處都是我，到處都是我的 DNA

一走進它我便覺得妥貼，覺得安和而沒有恐懼，而且不再繁忙，全然沒有了壓力。有的只是欣然的期待逸樂的意緒，就像是剛戴上保險套一樣

哪！牆上掛了些我喜歡的不值錢的圖畫，空中飄蕩著足以把別人都趕走的其實一點也不古典的現代樂，也不知怎麼攪的，竟然通通叫作古典，架上羅列的多是些閒書（也不免有幾本板起面孔說大道理的）。它們都是待我寵幸的三宮六院，今夜我可以隨意抽出一本或幾本帶上床

我的盆栽普遍說來都長得不怎麼好，主要的是由於它們受不了我那種飽一餐餓兩頓的養育手法。它們就如同傻傻的老百姓一樣，只要不死，一切都只好能逆來順受

好多年來我一直都是用那種每張印了兩個月的掛曆。一個朋友今年送了一份每天撕一張的這種。這下子可好了，這間斗室便常常過在外面那個世界的前一兩天或者後三四天的時候……如同想把那個世界蒸發掉似的

## ■徐江

### 活豬

欲雪的天  
灰的皮毛  
短尾輕甩  
那隻豬就這樣  
跟著其它小豬  
從新樓後面  
走出來

我的城市  
這一幕許久未見

### 臨近臘月

我每天  
寫一些字  
在想  
另外的字

我每天  
見一些人  
偶爾想  
其它物種

我每天  
聽一些聲音  
我知道  
還有  
別的聲音

雪後的  
那些天  
我和寒冷  
微笑著  
在街角  
怒目而視

（時間到了  
請在這一時刻定格）

### 反情詩

每一刻  
都可能想起愛人  
她有著  
不同的臉  
聲音  
不同的  
熱度  
但讓我迷醉的  
不是這些呵

永恆之別離  
引領我  
上升

### 彼岸

寫完詩  
關電腦  
去廚房  
做飯

## ■魯鳴

### 永遠的故事

這是永遠的故事  
大膽的親吻背叛的  
在眾人的眼皮底  
時間翩翩起舞  
太陽躲起來  
因為它罪孽深重

有人憂心如焚  
有人歡天喜地  
更多的人竊竊私語  
你的注視一觸即潰  
於是這個世界遍地是床  
而牆外長出眼睛和耳朵  
看戲聽戲無法迴避

都市已被風乾  
我又回來了，尋找  
往日情節和時髦的衣服  
我開始嘔吐  
我知道我已經懷孕  
但我沒有什麼不好意思  
我有堂堂正正的丈夫  
我絕不去做手術

我喜歡你的象牙塔  
你讓我情不自禁  
我為你而活  
柔情萬種  
我不斷地製造風流  
讓人們在茶餘飯後

年復一年地喋喋不休

### 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我們是典雅女人  
有限歲月記錄了一隻蝴蝶  
在南方文體裡  
紅色的裙子隱藏  
許多死亡意義

堅硬的力量  
在最深處解脫我們  
小心翼翼地行事  
唯恐多年以後  
我們將沒有兒女  
那個年代  
我們不懷疑  
張開傷口  
種植模糊不清的樹林  
直到如今  
淚水越過皺紋的手  
無力地憤恨

先鋒在不規範的表達裡  
留下重重的痕跡  
說白了吧  
很久以前  
我們未開口時  
就已弄髒了身體

1998/3/20紐約

## ■劉川

### 白床單

那時戰火正激烈，陣地臨時醫院  
院子裡幾排尼龍繩上晾晒著漿洗的床單  
潔白、清新。砲火聲一直未停  
飛機不時飛過頭頂。趁黃昏沒人注意  
我們掀開那幾乎垂地的白布床單  
把身子藏進去，我迫不急待地把舌  
推進你的口腔，於是聽到了你  
痛苦般的呻吟，我們彷彿  
熟練的救命者，互作人工呼吸  
彼此抓緊對方，感受著從未有過的顫慄。  
那時砲彈不時在院子週圍盛開  
我們竟不知道。我只記得那時  
你16，我17。什麼是二戰?!  
我只記得床單內是靜謐的天堂。

### 奧茨維辛牆中書

我叫喬，老師吩咐明天交作文  
這本子已寫好了，塞進牆縫裡。  
我寫了月光，它把鐵絲網的影子投射下來  
我們都穿上了帶格子的衣服，  
媽媽，爸爸，睡著的妹妹，發著  
高燒的弟弟，正祈禱的奶奶。  
我該寫些什麼呢？老師說要寫  
自己最想寫的，我餓，我困，  
這可不行，於是我寫另一些更想的——  
這兒太黑了，月亮移動著它摔碎的燈  
媽媽，我們回家吧，回到家裡去吧！  
她說，是的，是的，我們已經  
在家裡：我們一直在一起。

## 六月的祭禮

都聽錯了  
那不是春雷  
是飛掠過沙漠的  
導彈呼嘯  
看不見笑靨  
也聽不到歌聲  
因為有種叫“非典”的怪物  
幾乎窒息了亞洲的春潮  
紐約華爾街的脚步  
蹣跚而蒼老  
底格里斯河  
淌著濃濃的油污燃燒  
而“和平路線”  
卻有太多的岔道  
有幽靈在四處遊蕩  
讓傳統始料不及  
讓歷史錯愕苦笑  
到底有多少人  
敢調戲死神  
逼世界出賣貞操  
呵 六月  
整整的6月  
6月的陰霾  
6月的霉氣  
6月的煩惱  
呵 六月六月  
六月之祭  
呼喚七月的旗幟  
八月的艷陽  
九月的狂飆

## 暖 冬

最近，南加州持續高溫，比夏天  
還夏天，真讓人有點受不了。

神志不清的  
不是我  
是時令  
戰爭風雲尚在密集中  
氣氛已將季節  
烘烤得  
如此炙手可熱  
眼下是殘秋  
照中國古老的曆法  
節氣過了小雪  
我們不要 不要  
讓狗兒  
至今吐著舌頭喊燙  
我們不要 不要  
讓知了還在枝頭聒噪  
壞了四周的寧靜  
我們不要 不要用  
野火 戰火 虛火  
烘焙這塊  
其實並不需要再烘焙的  
夾心餅  
就像 我相信  
沒有人希望 用  
龍捲風 用  
海嘯 用  
山洪滑坡  
為夏季的酷暑降溫  
就算我們沒有  
空調

## 裸 島

初萌的目光從東邊拂向西邊  
陣痛根深蒂固  
顏色從黑到白從白到黃從黃到紅  
又從紅到黑  
施展內力與計謀的戰役  
在吱吱呀呀中  
以卵擊石

## 馥 鬱

最後是嗅吸芬芳的時刻  
本質的蕊長在自然的蕾上  
之前排擠在百花之外的花朵  
也在訓斥中綻放  
徘徊在巔地的蜜蜂  
品嚐過黃色的菜花澎湃的力量  
盤踞在瑪尼堆附近的圖騰  
在馥鬱中再次鮮艷  
只是祈福的石頭  
過多的壓制著自尊和文明  
還有一些紕漏的傳說  
在花榮花敗時保持搖動  
於是我們進行著漂泊的膜拜  
一手擷著流亡的野花野草  
一手攥著真理的空氣與水  
並盡情飽嘗懷孕的季節

2003年寄自青海

## ■向明

### 時間十四行

——悲大荒

你往那裡去呀！  
你說、我在趕時間  
時間在那裡呀！  
你說、在我的手上

時間一轉身就溜走了  
就像現在話還未說完  
就像昨夜還在一起談憂患  
今晨就不見你大荒

一場病痛接一場病痛的忙  
一首詩剛完就寫另首詩的忙  
這一生究還有多少  
可以倒數計時的時間

請催魂的馬錶的達給我們聽  
請沈默的漏滴滴漏給我們看

2003年寄自台北

## ■桑克

### 方正森林的溪水

下過雨，溪水漲了，  
水質渾濁，彷彿BBS，人多了  
口水也多。  
民主的好處和弊端  
彷彿妻子，彷彿  
左手和右手。

想起前幾日，也來過溪邊  
水少，而且清澈，  
清澈的寒意  
讓人想起相稱的  
寒冷的句子。  
我寫的，或者柳宗元。

低頭喝水，彷彿旁邊的刺蝟  
腸子邊緣的油泥  
也沖掉了，至於靈魂  
恐怕還需要更高級的洗滌液。  
冷了，水有地獄的氣息  
盡管面容清秀。

2001/5/30/9:40

注：方正原始森林，位于黑龍江省  
方正縣境內。

## ■王浩翔

### 草

我們忽然抬起頭來  
像被種植的青草  
脈紋裡有昨夜留下的酒漬  
如露如某次夢裡做下的記號  
你焦急地為龜裂的人群澆水  
路上很容易開花  
漆黑的柏油上  
一直有我們居住過的痕跡

### 讀

有時，我真想  
整夜整夜地去讀海  
在它遼闊的字句裡  
伸展身體  
在來回誦湧的浪濤聲中  
順著海風翻頁

### 海

在沙灘上以腳印  
將黃昏或是黎明錯落地斷開  
隨著不時打上的浪  
將天空豢養於一只貝殼中  
在螺紋的另一端  
以極小的目光  
吹響一整片震顫的蔚藍

### 屋

一切都那麼美好

### 瓦

風雨終於遠去了  
積水的牆角有幾朵小花  
粗糙的天空正坐在  
所有廣場裡的屋子上方  
黎明來臨時  
有片屋瓦則因覆蓋不住  
屋內逐漸模糊不清的夢  
而掉了下來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感謝 無名氏 \$50.00 支持

## ■夏野

### 砂礫祭詩行

小引  
 太陽燎烤著無限虛空  
 心魂不虛空  
 精神家園裡  
 奇跡般的生活滾來滾去  
 共享生死自由的涅槃

一  
 硝煙酣如血  
 渤海灣博大浩瀚  
 砂礫成熟在巨浪摔打間  
 大紅燈籠光彩照人  
 慷慨悲歌的梭角  
 白紅黃藍紫的呼喚  
 猥褻的猙笑  
 命運彷彿玩弄的魔杖  
 再再激蕩也不見淚  
 沉思堅實的——  
 臉龐  
 眼神  
 翅膀

二  
 七情六慾的哈哈鏡  
 把謳歌饋贈給守門犬  
 啄木鳥驚飛在綠林中  
 誰褻瀆白日？太陽？  
 誰宣判黑夜？月亮？  
 謊言塗上彩釉  
 模糊了晚霞的光澤  
 模糊了腳步的失落  
 模糊了歲月的蹉跎  
 迷宮花園  
 誘惑寵物搖尾乞憐

三

海的家鄉  
 憨厚，悲壯，豪放  
 一路夢一路行  
 吶喊習慣了神的一切：  
 鞭打緘默  
 海漂暗淡  
 圖騰包裝  
 圍牆打個小孔  
 蟲豸鑽入  
 大鬼小鬼潛入  
 粉抹登場的幽靈飄入  
 紅霞激奮壯懷  
 不明不白的厄運  
 繫在浪尖

四  
 風狂雨暴？風和日麗？  
 遙遠的碧天張望  
 意象不群  
 心，舒展  
 浪花湧湧而來叩問：  
 評論員為何  
 締造神話騙人？  
 博物館虛幻多變  
 光陰一閃而逝

五  
 理想割裂的傷痕  
 直面風暴  
 雨，又沖刷  
 來春花香又染紅了嘴  
 秋風橫掃紅葉片片墜落  
 又焦慮又期盼

六  
 情懷不生根

## ■阿明

### 紀念九一一

廢墟上  
 永久聳立  
 雙碑  
 Above the ruins  
 Towering forever  
 Twin monuments

秋後  
 春雨洗出  
 新紐約  
 After the fall\*  
 Out of the spring rain  
 A new New York

\*fall，秋天，也有倒塌之意。

野花野草怎能孕育？  
 土地賦予的美夢  
 又沉甸甸的歸還土地  
 晝夜裸露的觸角死盯著：  
 香的，臭的，美的，醜的  
 遠視的，近視的，老花的

七  
 不動則動，不明更明  
 無情卻有情  
 沉醉猶清醒  
 不像抹黑的日晷  
 不像專食人煙的蝗蟲  
 不像名震天下的傳染病  
 不像橫眉冷對的假洋鬼子

八  
 龍捲風，摧毀不了軀體  
 淫雨，污穢不了足印  
 口哨聲，搔亂不了血脈  
 戰車滾，輾平不了震撼的心  
 受壓，腦門照樣光禿禿  
 刀劈，靈魂毅然亮堂堂  
 不消血不泣淚  
 痛苦默默滾動學生

九  
 強烈的感情  
 都有一種常春籐牽引  
 別說太硬朗

天地造化的這般面龐  
 別說太沉默  
 吐露真情雷打不散  
 別說太傲慢  
 詩的生活相戀相依  
 風格和特色不為障目骨牌  
 誠摯之心連死亡也能逾越

十  
 傷口也是夢  
 封殺不住風蝕的神龕  
 汪洋盛世裡的煎熬  
 紅旗招展中的苦難  
 粉飾的盛典一個接一個  
 沉默卻是著實生活的美德  
 不忘夕陽的邊緣  
 黑暗慾望的膨脹  
 心啊，為夜幕下的悲劇  
 獻上詩的鮮花！  
 歌的詠嘆！

2003年元月二日紐約

附作者信：……近讀金鐘主編的《文革名人自殺身亡名單》69名中，第45名是中國著名電影劇作家海默。海默原名張樹藩，1923年出生於山東海陽，是我煙台志孚初中同班同學。40年夏同往北平投考教會高中，他讀育英我上璐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學校被查封。他北上從戎，我南下投奔大後方讀大學，從此各奔南北，渺無信息。六十年後的今日，當

## ■黃伯飛

### 寫 詩

我寫，不斷地寫。  
別問我為什麼。  
心裡有話要說  
我就說，這就是  
為什麼。

我是怎麼寫的？  
說句實話，我告訴你吧，  
我也不知道  
它是怎麼寫出來的嘛！

### On Writing a Poem

I write, I always write.  
Don't ask me why.  
If there's thing to say,  
I say it, always;  
That's why I write.

How do I write?  
Honestly, I tell you now:  
I just don't know exactly how!

### 考 題

頭幾道，滿容易；  
當中幾道頗傷腦筋，  
打幾個馬虎眼也就對付過去了。  
末後的幾道，不是問答題，  
考生要自編自造，縲出一番大道理。

出考題的從來只會出考題，  
末後的這幾題從來也沒見過  
他們答得怎麼頭頭是道令人滿意，  
可是考生進了考場，面對著考題，  
大眼瞪小眼地面面相覷，  
硬要答出一些苦打成招的大秘密。

## ■李斐

### 過期的愛情

上星期三妳買回來  
那一盤桃子  
留下兩顆最大最好的給我  
我也捨不得去吃妳的喜愛  
看著分秒朝夕流失的汁液  
紅艷的表皮逐漸乾皺  
宛如妳顏面風華消失  
細味思量果內基酸組織  
破壞和果仁的變味  
時間中易容誰敢吭聲抗議  
感慨與頹喪我木然坐對桃子  
桃子冷然地嘲笑我牙齒搖落  
好極了，我狂笑  
買回一雙更年期的水蜜桃

2003年8月4日紐約

### 送別陳楚年

在看破紅塵和被紅塵看破  
之間的路上你說來就來  
拎著巖石造型的臉孔皇后區現相  
兩年了老友，暫別用孤獨砌成的巢穴  
摘取阿拉斯加天空的空明  
你給我捎來不惹塵埃的手信  
當眾生和俗人如我撲撲紐約大街風塵  
大都會的色聲繁華你不起眼鏡架下  
儼如遠眺北方不起波瀾的湖泊  
高樓的建築群怎能與生命體群山排列  
將就些吧，請你在法拉盛小公園坐下  
讓夏日夕陽烘熱我們半輩子底友情  
重溫我們對文學與寫作的傻勁

## ■揚子

### 沙漠星月

我躺在柔軟的白沙上，  
仰望著那滿天的星斗。  
好像許多晶瑩的鑽石，  
點綴著澄淨的穹隆。  
星星對我不停的眨眼，  
使我神魂迷蕩。  
我想伸手抓一顆星星，  
帶我到天外去飄翔。  
這時月兒從雲中出來了，  
發散出清素的光芒；  
使那遍地的白沙，  
變成了銀色的波浪。  
起伏有緻，一望無際；  
我像是躺在神毯上；  
隨著波浪，上上下下，  
在銀色的大海裡飄蕩。

看著火車隆隆遠去載我們往來古今  
縱論中西文化溯源上中世紀  
說經論文你仍是個從線裝書上  
走出來穿西服的書生  
你眼球在鏡片下重燃青春再現儒雅  
突然你長身立起輕抖衣衫  
你說要走了趁夜色尚明  
說走就走忘記留下離愁  
朋友們來不及咀嚼兩個多月共餐的甘怡  
新締交的友人細意欲把你拔腿腳步纏絆  
樹上蟬鳴也齊聲止息沉默地彷彿送客  
我把你揮袖的灑脫笑談來去記在晚風  
夜色尚明你無從遙指月圓月缺定約歸期

湧著  
雲的吐納  
之後  
湧著空洞的  
藍出的天空  
鳥在薄薄如鏡的陽光背後  
窺視的臉  
凝神  
推進器轟然而過

遠遠的大漠狼煙直上青空  
遠遠的小村  
失去嬰啼  
遠遠的花綠漢子  
叫不出乳名

伊拉克的天空  
在今年春天排演  
著非常新聞的  
好看

2003年6月·寄自波士頓

天真的伊拉克少女  
妳是否正畏縮在那陰暗的  
地洞中，像那株幼嫩的小草  
無助地任由風吹雨打？  
抑或妳正行立在灰暗的窗前  
像那棵仙人掌的堅挺  
無畏地遙迎遠處的大漠風沙？  
又或；妳已靜靜地安睡  
雙手疊胸如那具不朽的木乃伊  
睡至千年後的另一世界  
醒來，妳已不是妳  
是歷史悲劇遺下的一件鐵證

■ 李志成

## 伊拉克少女

美伊戰爭爆發前夕，年輕報刊登一則短訊：“數天後，或許我已不在世上，但請記著；在巴格達城曾有一位愛造夢和熱愛這美麗世界的少女存在”。

展讀；密麻麻的戰爭報導  
紅字，是一灘灘鮮血  
黑字，是一具具尸屍  
顆顆炸彈綻開朵朵血花  
孤寂的城市，流星雨不停下著  
鐵鳥呼嘯過處，濃煙蕈起  
瀰漫死亡的氣息

多詭譎的戰爭宣言  
以戰止戰，以惡止惡  
千萬人見證，在電視機前  
人類賦予威力的武器  
正肆意扼殺人類脆弱的生命  
殘垣下；有一雙嬰孩未瞑的眼  
一隻斷臂五指扭曲朝天  
似乎在高聲吶喊：我犯何罪？

愛夢的伊拉克少女  
妳憧憬的美麗世界  
並不是妳詩畫的夢境  
戰爭煙硝早把陽光遮蔽  
罪惡病毒早已滲透血液  
大地已污染，呼吸正漸窒息  
只等待上帝與真主的爭辯  
在迷霧中宣讀最終的判決  
死或不死，生或再生  
宗教，只是一宗教人  
自絕的催化劑

■ 楊森君

## 與我對坐的人

午夜的燭光，行程是多少  
我們是坐得最近的人，彼此面臨  
窗外的花園比預想的喧鬧  
雨水劈開的木頭雨水流了進去

我很快就習慣了夜的感覺  
再亮的星辰也承受不了它的淹沒  
水註定在深處埋住流浪的岩石  
還有什麼沒有發生，一直是遺憾

我真的希望月亮上的荒草，在我們  
起身之前垂到窗前  
我會捋一把葉子，以有別於  
塵世的方式作為告別

應該有一個結束與遺棄無關  
——像兩條終於疲憊的河岸  
放棄了河流、以及河流裡懸起的外  
外表耗損的船隻

## 列車上

傍晚時分  
我坐上了開往蘭州的火車  
火車在曠野與丘陵之間穿行  
火車拐彎的時候，我借助它  
輕微的慣力  
把整個身子斜靠在一位  
凝視著窗外的女孩身上  
我就那麼一直靠著  
我以為火車一直在拐彎

2003年寄自寧夏

## ■蔡克霖

# 寫在雨花石上的詩

### 1) 孕鵬

雨花石收藏家池澄先生藏一石，石中有鳥，神采奕奕……

快飛出來！

快飛出來！

捅破那層薄壁！

捅破那層薄壁！

我獨語一人

與你對話

世界才會真正構成

你孕化億年

該是翱翔的時刻

三千里水聲

九萬里雲月

都招呼：王

還猶豫什麼

難道你不喜歡自由

我彷彿看到

你正翕張羽翼

瞬間凌空

好一枚稀世之鳥啊！

### 2) 竹韻

一枚

雨花石

長出斑竹

竹有節

所有想搬動夢的人

都走在路上

一片燦爛的鐘聲

在陽光的窗臺上

如鷹般飛翔

每一葉生命的開始

都忍不住渴望

鋒刃及鞭痕晶瑩的

輕響

2003年三月寄自山東

長出

情

竹搖曳

長出

風

竹有肉

長出

結

竹有色

長出

魂

放入水中

長出

韻

把洞簫

縱天橫

長出

詩

纖纖的

長出

歌

青青的

長出時間

碧澄澄

## ■崔金鵬

## 鐘聲

## ■普克昌

# 消逝的村莊

村莊正在消逝

村莊正在縮水

村莊正在褪色

村莊漸漸風乾在字典裡

村莊正在消逝

獵狗已經圈養 嗅覺失靈

獵槍在秋天裡閑置 生鏽

獵人的捲煙已經滲入香精 沒有了火草味

麻雀都已升級為保護動物

村莊正在消逝

田間化肥和除蟲劑

讓泥鰍黃鱔這些水田中的精靈死於非命

魚米之鄉只剩下膨脹的米了

飼養的魚臃腫肥大

失去了靈動和游弋

村莊正在消逝

我多麼想聽赤腳踏響的青石板

我想看炊煙燻黑的煙囪

我想撫摸築有碉樓的土牆

而此時

我在鋼筋碰鋼筋的響聲中傷感

我在紅磚和水泥塵封的一扇扇窗裡迷失

裸露的紅土地

正在揚起一道道風塵

村莊

## ■紀弦

### 四度空間狂想曲

在四度空間裡，  
時間走雙曲線，  
無所謂長、廣、高，  
亦無所謂過去、現在與未來，  
既見了“古人”，  
也見了“來者”，  
而且還會飛哩，  
從一個星球到一個星球，  
多好玩啊！

時而和李白比劍，結果是不分勝負，  
時而和陶潛乾杯，他說我醉欲眠君且去，  
時而和賈島共騎一匹小毛驢，  
時而和崔顥合唱一曲黃鶴樓，  
時而登上幽州台，奉勸陳兄別哭了，  
時而化身為荊軻，匕首一擲，秦王倒下，  
時而在月球上散散步，  
時而在火星上跳跳舞，  
時而和一個玄孫比賽跑百米，  
時而和另一個玄孫比賽游蛙式，  
時而和一個玄孫的玄孫打網球，  
時而和另一個玄孫的玄孫下圍棋，  
而每回的輸家總是他們的老祖宗。

又一次，不知怎麼搞的，  
居然和一個木星上的女人談戀愛，  
她是那麼高大，就連巴黎鐵塔還要比她矮幾吋，  
她只要用兩個手指頭把我一捏，  
那我不就粉身碎骨化為齏粉了嗎？

2003年七月作品

## ■秦松

### 新居 另二首

門前火警垃圾來去  
窗後風鈴花洒隨興而發  
輪渡地道災區市場  
河東河西不山不水  
火石風流從不風景  
溫室於室外  
由汝效應  
自囚放逐由我  
墟而不廢墓草很遠

### 月出他鄉

月出他鄉  
火星天外來訪  
月岩釀酒不客亦待  
青銅酒具菊花古劍  
煙與白乾的行姿  
上山落草下山採花  
煙吾之煙雲草汝之草詩  
扁鐘圓鼓小飲可也  
汲水測火步月  
如泥則罷

### 日末小子

跳蛙投石水影刀痕  
躍躍欲試  
芭蕉藝妓和尚櫻花  
切肉屠殺（金閣靖國？）  
日俳男女三五行  
武藏三島宮本小泉

## ■呂建春

### 紅太陽

我們清楚聽見  
骨頭折斷碎裂的聲音  
從鮮血鳴放的傷口  
咄咄流了出來  
夾雜著太陽肝腦塗地的  
赤燄嘶吼的口號  
  
烈日傷口發白  
火紅的血一直在流  
慢慢凝結成堅硬的沈默  
只有灰燼才能了解  
我們留下方向錯亂的腳印  
讓田野更加空曠

默默等候黑夜降臨  
我們屏住呼吸  
死也不敢抬頭看天  
飄走晚霞動蕩繽紛的浮雲  
秋天飄下黃葉紛紛  
讓大地有所作為

落葉不能解釋  
我們的目光低垂  
用血淚索求陽光的意義  
夜色漸漸占據胸口  
月亮像打破的碗盤散裂  
一地玉碎的琉璃

京都知事神社會社  
生魚片原子雲芥末壽司  
日末小子能劇嘴臉  
羅生門武裝進出  
毒化遺患待續

## ■施瑋

### 水面

一天裡，總等著某一秒  
頭朝下——栽入水面  
碰碎慣性的舉動，還有  
慣性的分秒

並不管漣漪如何招搖  
只是撫摸著留下的划痕  
體味進入與穿越

水面碎成繽紛的梨花  
落下。尋找的不能尋見  
美麗的事物讓我輕浮  
飄在水上，遠離流淚的字

水在身下發出大聲  
我的脊背感受著拒絕

有句詩，飛過來  
一隻微小純白的鳥  
站在塞滿智慧的額上  
就像站在瞬息存在的浪尖

它望著水面  
替我沮喪，哀痛美得閃閃發光  
然後拉屎在我臉上  
像滴淚，裝飾乾枯的眼框

平庸的臉  
在水面上，四處躲藏  
逃竄令逃竄者技藝精純  
驚恐成了高超的激情  
憂傷呈現舒暢的滑翔

詩集的封底上  
一個禿頂、高鼻、大眼睛的男人  
手指夾煙，貌似深刻

嘴唇彷彿在動  
眼睛笑意盈盈  
他到底看中了哪個部位

我要怎樣才能繞過  
那山脊一樣的鼻子  
順利抵達，並堵住他的唇

2003年寄自雲南

我在人的觀賞下，等待下台  
渴望將腳下的紅舞鞋  
獨自扔在水面上

它是否能够沉下去，熄了光芒  
還是在水面上  
日夜用發紅的眼睛盯住我

六月就在水面上  
時而憂鬱，時而驚恐，時而像雲  
體態豐滿地躺臥

我的水面卻被一道命題打破  
呼嘯著，將尖利的棱角  
彼此碰撞

危險，迫近肉體與靈魂  
把癒合的傷口撕開  
種植詩行  
你在哪裡？那命題的人  
是否被回聲嚇住

## ■唐果 看一張照片有感

## ■馬蘭

### 哥哥

——獻給張國榮

我雙眼皮的哥哥  
我為情而走的哥哥  
我嫵媚到骨頭的哥哥  
只有你  
是男人也是女人

你的十二少，你的程蝶衣  
你的金枝玉葉  
有這樣的哥哥  
我就不要姐姐了

我們上床吧  
“春光乍洩”  
你這鏡中的人

你跳下樓  
我見樓也往下跳

我們朝下飛  
一個女人改變你的一生  
一個男人改變你的一生  
唯你是男人是女人  
不分陰陽，我的哥哥  
你把愚人節的瘋狂  
舞在西毒的青衣，糖的玉脣之外  
飛在空氣之上  
一錯再錯，錯錯得正

2003,4,1

## ■歐陽柏燕

### 另一種歡喜

噴泉以千萬張尖嘴向人索吻  
陽光顆粒助興的歡呼  
眼睛瞬間蒸發出亢奮的水花

利用積木蓋一座房屋  
沒有門，想像不斷打開  
鳥語花香，流動的色彩

眾人無視地走過一張海報  
演員們喜怒哀樂的人生  
謝幕了，提前萎縮褪色

### 出走

腳印按耐不住孤單的傷感  
捨棄沙灘一隻沉默的瓶子  
漂流而去

不必刻意隱藏什麼  
鋸子在枯樹身上拉唱自己  
單調的日子很快就燒成灰燼了

剪裁一塊素色的布  
小心翼翼的蠟染愛情  
錯綜的情緒卻瞬間溢出花邊

燈下閱讀非典的風風雨雨  
白色的影子撕掉日曆  
準備去抗爭，不知安葬什麼

2003年寄自台北

## ■井蛙

### 瘟疫與愛情

#### 之一

僅僅  
僅僅帶著生存的細菌離開黑暗的腹地  
我失去了失去了失去了失去了這季  
玉米的收成  
植被下陷肚皮下陷的完美晚餐  
只有貪婪的眼鼓起勇氣  
奔赴堆積腐爛黃葉的那個森林夢想

新的面具包裹起嘴巴與呼吸  
天安門上的紅旗放棄了人類一貫的恩賜  
她本性羞澀地躲避語言  
心  
動蕩不安  
關於逮捕與被逮捕的視察  
空白支票般  
寫滿全人類共同的姓名

我忘記這麼多的姓名  
愛情在瘟疫的誕辰裡叫喚  
並脫落最後一件遮羞的雲衫

我忘記這麼多裸體的俘虜與戰爭離婚  
應該是，休止符號的特別睡眠  
應該是，聽不到低低細語犯人的  
準備逃難

圓月的形狀不管怎麼顛倒  
仍然是地對空可怕的掃射

當有人散佈一九一八年的謠言  
二十世紀

可有跑酸的腿傳播流感

塵埃貼近病菌繁殖了我凌晨的咳嗽  
你從你的我從我的分居中演奏  
第一首短氣的交響

我們揭開了死亡的秘密親近音符  
魚尾巴見過麼  
划動的正是斷截的流水愁更愁的蔓延

難怪如今  
沒有人打墓園經過了

#### 之二

人們喜歡也只好喜歡唯一一種串聯的  
方式  
在地獄  
相互用冷水議論長短

黑的牆壁長了爬山虎  
一直纏纏纏纏上窗裡落幕的交歡

像一艘剛剛漏水的巨輪  
所有準備好的旅程都要取消

或像  
煙  
遇到了肺炎

#### 之三

據說  
我的屋後就是皇帝戀愛的遺址

後來他得了花柳被隔離  
據說風流過埋葬根本算不了什麼



## 網站專輯

■唐欣

### 奧運會紀念

從2000年10月創立“守望者”到2001年5月改版為“個”文化網站（<http://www.gepark.net/bbs.htm>）；2002年1月開設社區，包括詩、小說、音樂、美術及翻譯板塊。到如今已兩年有餘。“個”最初建站的宗旨為：個人寫作、個性寫作、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互動交流、傳播文化。所以“個”反對趨炎附勢的寫作；反對權威，反對將某人的觀點作為檢驗作品的唯一標準。我們歡迎有獨立品質的寫作者，期待著各類傑出文本和獨特見解的直接碰撞，主要目的是呈現這些作者的優秀作品。“個”將為健康的文化交流提供一個賞心悅目的平台。本輯所選的詩人都是比較認同“個”網站的詩人，其中有實力詩人還有一些新晉詩人，希望大家看了這些作品會對這些詩人和本站會有全新的認識。

——任知

盛夏時節，西班牙開奧運  
國人瘋狂，熬夜通宵看電視  
擾我清夢，可惡之至  
我比較冷靜，換言之  
我無意抽瘋  
我喜歡溫和的體育  
討厭玩命，累得吐血，把自己  
弄成怪物。我反對重複  
我不願看到，有人為此歡呼  
像白痴一樣，大喊大叫  
讓人想到文革或納粹運動

■伊沙

### 人心——只有一個立場

請把中國的一名教師  
置換成伊拉克的一名教授  
請把中國的一名詩人  
置換成伊拉克的一名作家  
請把我的領袖毛澤東  
置換成薩達姆總統  
請把我的信仰共產主義  
置換成伊斯蘭教  
請把我的三間住房  
置換成兩套  
請把我的一個老婆  
置換成三妻四妾  
請把我的獨生兒子  
置換成兒女成群  
親戚可以縮減

朋友則需翻倍  
他們都住在不大的祖國各地  
美麗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  
我只是祈盼  
他們活著而不被燒成焦炭  
美利堅是我從未去過的國家  
今生也不大可能到達  
從前它的一個詩人  
說過要用它造的原子彈  
操它屁眼的話  
我只是希望  
它的導彈  
不落下來  
它的飛機  
風箏一樣遠去  
在此春天  
萬物有靈  
沐于春風  
既然上帝在保佑美國  
真主就該庇護伊拉克

我倒格外緬懷，古希臘時代  
天高雲淡，男女自然  
優美的裸體，自由奔跑  
可這一切，召集——安在哉  
我不以為強者，即是那些  
肌肉發達，手腳利索的所謂冠軍  
不，真正的強者，對我而言  
只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  
胡適之、周作人之流  
他們才是堂堂好漢，大英雄也  
同胞們，睡覺去  
國歌只是國歌，並非鴉片  
人家拿金牌三百  
你還是病夫一個  
不如熬點綠豆湯  
清心明目

盛夏時節，蘭州還算涼快  
不看報紙，也不出門亂竄  
中午蟬鳴，半夜蛙叫

既可讀書，又好睡覺

## ■宋曉賢

### 將軍還鄉

有一年，我們小學  
接受了一個光榮的任務  
到一公里外的公路上去迎接  
衣錦還鄉路過這裡的將軍

滿頭風子的小姑娘  
穿著皺巴巴的新衣服  
花枝招展地去迎接將軍  
從這裡打游擊起家的將軍  
將受到家鄉孩子們的夾道歡迎

一百多個日子裡，我們日夜操練  
直到通過教育局的驗收  
終於等到那天早晨  
忽然下起了一場大雨

我們一大早就集合隊伍  
往縣級公路上趕  
到了公路上，又垂頭喪氣地  
往回走，誰也沒有看見將軍  
他們說，將軍的車隊  
已經過去了

## ■張敏華

### 法院的門

生鐵鑄造的大門，烏黑的油漆  
滲出芝麻大小的鏽。  
柵欄冰涼，莊嚴向兩邊延伸，  
法，深不可測。

各種目光和聲音湧進大門——  
被虐待的道德，紅腫的婚姻，  
沮喪的債權，還有  
警車裡東張西望的囚犯。

九十度旋轉的大門，只剩下  
四分之一的圓，還有四分之三的圓，  
法官也無能為力——  
生死總是這樣偶然，和必然。

一把鐵鎖，可以將法院的大門關上，  
一把鑰匙，可以將大門再次打開。  
而現實總是充滿了禪意：法院的大門  
和教堂的大門，遙遙相對。

## ■朱劍

### 囚徒

在我體內  
肋骨的柵欄裡  
這麼多年  
一直有一個人  
緊緊攥住欄桿  
身體無限  
往前傾  
眺望著外面  
流水的歲月

### 懷念青海的雲

突然驚醒  
看見自己  
正隨著一陣酸雨  
降落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剎車聲  
罵聲  
警察飛奔  
我摔在地上  
屁股生痛

就在剛才  
我還是一位神仙  
立於一朵  
碩大的祥雲  
長袖飄飄

我還是一個嬰孩  
身體光潔  
熟睡在  
無邊的  
柔軟安詳中

## ■阿翔

### 向度

有雲的日子。在靈岩山上  
樹上出現  
很多綠色的葉子  
沒有一絲風  
我們有時在上面跑  
就一直跑著  
停不下來  
寺廟裡，幾個僧人提著掃帚  
四處轉轉。對很多人  
說一句話

或者重複一句話。  
偶爾我們在這裡敲門，  
門被打開。  
他還在不遠處側著頭，嘟嘟囔囔  
我聽不清楚  
我背轉身  
只看見  
兩塊木牌子，“茶座由此向前  
廁所由此向前”。  
兩個箭頭沒什麼區別  
我們想了想，順著同一方向  
進去了，就這麼簡單  
那時候天好藍  
靈岩山上  
一片寂靜。

## ■大草

### 給病中的詩友

像草原上的獅子，病  
開始瞄上我們了  
起先，他只盯住那些衰老的牛  
我們跑的很歡  
不知暮之將至。如今  
更多的小牛從我們身邊過去  
漸漸的  
我們就暴露在獅子的視線裡  
我們還在跑，朋友  
但已經聽得見獅子的腳步聲  
我還聽見了咳嗽，你的，還有我的

## ■楚斯

### 一個人的涼風埕

沿著公路走一圈，等於一個下午  
再沿著公路走一圈，等於另一個下午  
上午，留給公路邊一個零亂的  
小屋，那裡已棲息了許多  
幸福的昆蟲  
夜晚的時間，用來想想公路穿過的  
這塊黔北山地  
幾百年前，這裡經歷了硝煙和戰火  
（要在過去，你能想像得出它  
現在的寧靜嗎）  
其他的時間，我反覆聽一首  
伍思凱的老歌  
那首歌很美，很好聽，我很喜歡  
至於歌名，似乎已經不太重要了

## ■冷眼

### 我贊同你這樣活著

這不如說我贊同自己，這樣活著  
在以後的日子。曉波說  
放下。於是我聽到兵器落地聲  
離我不遠  
七寸和三寸  
蜷握在手掌心  
一束火苗，燃著了  
兩個煙頭間的距離是兩付緊挨的頭顱  
來生還做兄弟  
視線裡是水泥廠  
有些建築  
要經過水的膠合  
聳立或者倒塌  
在一切安靜之後再安靜一些

我贊同你這樣活著  
事實上你我已經不能

## ■游離

### 可能

把身體裡的空氣拿掉，用手呼吸  
為什麼這是腳呢？可以用頭顱走路  
天空就蓋在你的鞋底上  
從現在開始，對所有死去的人哭泣  
至少要有一瞬間的默哀  
不許笑！也不許竊竊私語  
和乾枯的樹說話，樹長出牙齒

讓筆尖閃著寒光，流血  
還要讓女人在深夜折騰，找不到出路  
你要愛上我的文字，然後才是愛我

## ■杜撰

### 旅程中重讀一本書

車窗大的風景  
是積雪的  
山野  
坐著睡眠  
書頁是翻開的  
有一陣  
細小的雪粒  
閃向雪地  
車廂裡  
一個小女孩說  
“火車走了

我們還在原來的地方  
媽媽  
你說這句話對嗎？”  
兩聽啤酒  
旅程是有限的  
秦嶺和平原上的  
霧  
滲進窗裡  
沾濕  
枯竭的筆尖  
和指尖

## ■阿泉

### 情人節之哀

沿著壕溝前行  
是落敗的戰旗  
路並不很遠  
遠的不及一生  
  
土坡之上  
他還想重複夕陽如血  
他還想說硝煙瀰漫  
當初  
他在上船的時候  
不止一次的幻想這些  
  
他懷念著  
自己女人懷裡的時光  
頭髮在他的臉上  
來回滑動  
帶著芳香  
  
帶著懷念

與一地的蕭瑟  
他  
走在戰俘的隊伍裡

## ■姚風

### 夢 鏡

我抓住你的手  
也就抓住了一個扶手  
時光漫漫  
沒有動脈的手指  
漸漸生鏽  
只有指甲向上生長  
又被剪掉  
這些堅硬而無用的悲傷  
我緊緊抓住你  
向高處走去  
就像一只風箏  
在一根線的後面擺動  
才能屬於天空

## ■抑果

### 如 何

更多時候  
反而漠視天空  
而專注於螞蟻的爬行  
一種小動物  
  
是如何馱走  
一個七歲男孩的大好時光  
在故鄉前村  
盛產陽光的地方

也盛產螞蟻  
無數螞蟻橫行大地

沒有雨水驅趕  
男孩騎著大群螞蟻  
經常到村頭河邊  
看水中倒映的白雲  
飄啊飄

而現在看到的是

一種叫蟑螂的小動物  
如何馱走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贖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 ■張耳

### 昨天下午在 哈德遜河

預感在我吸煙的屋頂  
佈下迷陣，雨下了，又沒下  
落在河裡，拖載不明貨物  
下行。寬肩厚背，水下部份  
令人驚訝。以不可阻擋的沉默  
殺人鯨、航天艦，也許只是  
運建築鋼樑的一艘  
吃重下行。黑色魚鬚有山的  
體積，隨意沉浮。故事發生了  
在我考慮轉身的時候——  
小白帆，一對希望的小旗  
飄飄插上山頂，接近，再近  
相逢在哈德遜，上行  
輕到沒有肉感，只因為水  
鼓動的風，和落地鏡子裡溫柔的  
球操，踏著無聲的拍子  
香汗淋漓，或者雨  
一尾白鱧，激動嗎？為這  
可疑的歷史，相互瞭望嗎？  
不回頭，來不及回頭的  
目睹。這也可以是勝利  
——把人為的  
構想拋在身後，把這朵情緒  
牢牢鑲入無法統一的流向。  
你雙手緊緊握住她小小的圓臀  
大聲說出來  
也不能使這場雨更加暢意。

8/25/02, 9/30/02紐約

## ■施雨

### 望 月

悠長的徬徨 像一種生涯  
選擇天涼的夜裡  
在一條沒有細節的小道上  
以一座老宅的世故  
緘默地丈量一場小規模的愛情  
滿天星斗 一輪下弦月  
幾套宿命的故事  
路燈 可以是另一種陰謀  
朝北的窗向南的門  
總被自己的影子嚇到  
鄉愁一樣的思念  
坎坷綿長 經年不癒  
什麼時候才能使用  
手裡的鑰匙 一串電話號碼  
在即將冷去的季節裡  
給房間刷上一層暖色  
起風了 黎明還遠  
露水已經越來越重  
一個曖昧的手勢  
一片水中輕行的落葉  
一雙潮濕的眼睛  
我錯過了什麼

### 晚 秋

晚秋  
是一盞漂浮的漁火  
溫柔而蕭肅  
昨夜的雨  
走得太急  
留下一抹風寒

## ■燕子 春 寒

雖無荷塘處處  
卻有垂柳絲絲  
靦腆遷就於  
乍暖還寒的春風

滿園鳥聲驚醒  
苦短的春宵  
惹得鴛鴦三隻  
無故低飛

美哉天鵝顧盼於晨兮  
卻驀然展翅  
拍散一湖寒煙

撿起一枝料峭春寒  
只惜不能化作楊枝金露  
把那忘卻了晨昏  
忽濃忽淡的油田烽火  
澆息

09/04/2003德國

細細地結在眉梢  
朦朧的視線  
亂成一張網  
我只需一分秋意  
你卻給了我滿目秋涼  
沒有悟性的都市  
就像無為的天空  
永遠茫然失措  
哪兒去了  
石竹間的香火  
木魚聲中的佛堂  
園裡的老去的涼亭  
寂寞不堪  
殘葉飛舞的姿勢  
足以讓人憂鬱整個冬天

## ■冬夢

### 魚睡著的心情

魚在彼岸最後抵達的

晚雨潛沉

點點滴滴

怪誰

濕透天明才開始的夢

我以搖腮閒散的現狀

水藻漂浮間

觸探

泡沫謙卑的甦醒

不喜長江

不愛黃河

小小的世界中

多美麗多懶慵的

睡著的心情

悠然頓悟

獨樂

不如眾樂

### 抱 火

——記香港因非典型肺炎肆

虐下一頓冷清清的晚膳

那條撲鼻蔥香的蒸魚

瞪著白白的眼珠

像跟我說

牠是

死於炙熱的誘惑

而非

甘心

溺斃在

這灘淺水的醬油

至於

那碗清潤的甜品

粒粒紅豆

豈會殉身

千斤火紅的

相思

白飯沉默

青菜無語

火說

我該如何抗議這一頓飯宴

除了端來的那張賬單

碟子怪我浪費了

歡歡早前留下

熱哄哄的

一窩笑聲

### 別讓風吹散

是我為你準備好的星群

☆☆☆☆☆☆☆☆☆☆☆☆☆☆☆☆☆☆☆☆☆☆

☆☆☆☆☆☆☆☆☆☆☆☆☆☆☆☆☆☆☆☆☆☆

別讓風吹散

你眼睛徐徐張開

微曦第一線

千度溫柔的

## ■黃奇峰

### 打火機

——給M

小小的火花

給黑暗的我帶來了光明

給驚惶的我帶來了慰藉

小小的火花

點燃了我心中的蠟燭

我冬天裡的另一個春天

火花呀

我希望這不是短暫的

這是足以焚燒起燎原的大火

火花呀

我憧憬著紅燭高燒的美景

和您長伴相隨

### 戰爭的種籽到處發芽

戰爭的種籽到處萌芽茁長

中東、南亞、西非、中亞、東亞……

天一亮，電視機並未捧來橄欖枝

烏鴉的嘈音卻連串響起：戰戰戰

空氣中散播一股硝煙味

我們在明，他們在暗

弄得我們每天心神恍惚

自我安慰是亞裔美人

不會比白人更受恐怖份子眷顧

卻可惜子彈是不長眼睛的

為什麼不可以坐下飲一杯水酒

## ■劉春

### 堅持

——致詩人柏樺

如何描述這份感受？關於理想  
自我、內心隱秘的病因  
比如一張紙，別人關注上面的字跡  
而我只醉心於邊緣的空白

這是宿命。贗品時代的寫作  
事件的真相與虛偽被合法遮掩  
當你閱讀，薄薄的紙面上  
堆放著多少被稱為“思想”的垃圾

世俗將會作出解釋：為什麼  
我還沒伸手，大風已翻動書頁  
我想邁步，別人便在目的地招手  
我一哭泣，手帕就飛上天空  
“呵，前途、閱讀、轉身，  
一切都是慢的。”

是的，我應該是在愛著  
一個遙遠的夢想，一本過去年代  
樸素的書。回憶錄的撰寫者逝去了  
有人匆忙臨摹他的背影  
另一些人從煙霧中站起身來

所有的工作，是在空白處尋找一個關鍵  
詞語，這是否無謂的徒勞？  
愛惜羽毛的人，靈魂捲起它的鋒刃  
不合時宜的人，請隱居  
請在白紙內部獨善其身

2003年寄自廣西桂林

## ■馮學良

### 我擁抱著整個 中國

——中年娶妻有感

突然  
我擁抱著整個中國  
  
用文字書寫歷史  
不過是主觀的掠影  
整個春秋霸業的過程  
誰能釐清真相的可能性

輾轉轉轉  
真實的神州  
在向海外漂泊遊子眼中  
變得極模糊  
不清

想像總歸想像  
遙遠的神州模式  
只能在椰風蕉雨的南洋會館  
裊裊煙火中  
四方戰檯中  
吵鬧宴會中  
一片是非中  
找到

我的中國  
不在形式上  
而是實踐在固體裡  
以三十八個春秋  
營造另一個中國版圖

找到中國  
是一輩子最慶幸的事

## ■烏瓦

### 絕症

那些人 嘴脣冰冷  
肌肉堅硬 表情一動不動  
高興也操 不高興也操  
痛下針砭 罵別人的弱處  
而當紅紅的月亮昇起來  
當咖啡不再可以免費續杯時  
他們也會念一些靠近 擁抱  
償還 慰藉心靈這樣的詞語  
只是他們不理別人  
絕望 就成了令人致命的病

在掠影的驚艷裡  
肯定了心中一片河山  
在無數的良宵夜景  
用我的肢語  
書寫春秋

以雙手來建設  
山峰的巍峨  
河流的澎湃  
學女媧煉石補天  
重新架構  
混沌神州

以後的歲月  
我擁抱著一個  
屬於自己的  
神州

後記：中年娶妻，不勝歡喜，難得太太也是愛好文學的女子，寫得一手好散文，是我心目中，唯一的

## ■臧棣

### 山櫻花

——給零雨

它很像某物，  
而當我們叫出那個名字時，  
聲音隨即變得多餘。  
傳得很遠的回聲  
梳理著山谷裡白霧的鬢角。

它像它自己時，  
它是偏點紫色的粉雲  
把它們的小腿翹放在樹枝上  
曬冬天的太陽。  
它是精通我們如何回憶自我的植物。

部分是樹，部分是花，  
再加上白霧主動洗牌：  
它們總是及時地散去，又很快地聚攏。  
為什麼四周到處都是  
它們那謎一般的百依百順。

而後，它是一一次次  
燦爛的懸而未決，  
坦然於所有的召喚都是自我召喚。  
隨著一陣風，它也會參與痛斥  
舊的唯美主義者曾耽誤了多少偉大。

主人像是另有安排，  
盲目於有山有水。如此，它是  
美麗的客人，比我們更早地定居在這裡。  
而在它的前後左右留聲，  
我們是客人的客人。不過，這樣也好。

2003 · 1

## ■秋夢

### 紐約停電的一刻

沒有預約的一次降臨  
那條步入暝色的華爾街道  
竟泛濫起洶湧的浪濤  
一張天使的翅膀  
黑森森的覆蓋著一邊新大陸  
是誰不慎弄倒羲之的洗硯池？  
將大地潑成一片黑  
是誰又忘了攜帶潘朵拉的火盒子？  
點亮這一刻  
紐約無色無相的原始荒漠

附註：據8月16日聯合報的消息報道：  
美國紐約市於美東時間14日下午4時14  
分大停電，無法搭大眾運輸工具回家的  
上班族，被迫露宿街上、不少人在郵局  
台階上睡到天亮、為北美地區停電在歷  
史上最嚴重一次，影響紐約五千萬民眾  
生活，地鐵和火車停駛，手機不通，經  
過四小時搶修後才分區恢復供電。

20/8/2003越南

### 天使的另一張翅膀

“天使的另一張翅膀  
已覆在你身上、情人  
我以為黑暗只有我自己”

“情人、我們當初不願見陽光  
如今摸黑還不是一樣？”

“為了分享財富  
我們偷偷地搭上  
幹下不可告人的勾當  
如今東窗已事發  
我愈想愈心慌”

## ■施漢威

### 窗的話

未敢凝注  
妳那碧柔溫婉的眸光  
怕失足  
沉溺於那泓深邃  
打開窗扉  
盼妳能進入我的天地  
探索這顆  
赤誠熾熱的  
心

### 年少時的戀情

過分充氣的彩球  
飄飄然搖曳攀空  
正想向月亮炫耀自己  
色彩的班斕  
“拍”的一聲  
無根的夢  
——乍然爆破

“黑暗裡有黑暗的光  
情人、請勿慌張  
萬事有我來抵擋  
黑天使不比我巨鷹的翅膀”

後記：繼美國紐約8月14日大停電  
後，英國首都倫敦在8月28日亦發生  
大停電達30分鐘“有些地方達150分  
鐘之久”、令交通阻塞、直接影響  
25萬的市民來往、據說這是英國自  
1987年以來僅見的一次大停電。

30/8/2003越南

## ■鄭建青

### 斜躺的裸女

意大利畫家Amedeo Modigliani  
的油畫《Le Grand Nu》

女子斜躺在沙發上  
細長的身體  
如一面寧靜的平湖  
她兩眼輕合  
雙臂自然彎曲  
兩顆乳房高高聳立  
臀部渾圓  
陰毛成三角形  
展示靈與肉的美感  
眉間面頰和乳尖  
泛起的胭脂色  
似朵朵欲綻的玫瑰  
都說女人能使男人  
變得溫柔  
變得懂得欣賞  
看著夢中的裸女  
欣賞者輕輕走開  
生怕攪亂了她的春夢

### 飲水姑娘

藝術家Edward McCarten的銅塑  
噴泉《The Drinking Girl》

亭亭玉立  
在清澈的池中  
是一位  
青春的姑娘  
一陣激情裸奔後  
她迫不急待地摺起  
滿貝殼的水  
送到微啟的脣邊

## ■心水

### 母親忌辰

步入大廳習慣性仰首注目  
慈母的遺照總是笑著  
整整笑了十八年依然燦爛  
歲月輪迴彷彿在夢中  
歐洲小鎮雪花飄飛含淚揮手  
母子永別後我苦苦追尋  
慈親縹緲的魂魄游離何處  
人在澳洲我從此無墓可掃  
到過德國幽靜的墳地祭拜  
未悉泉下是否接獲我點燃的心香  
後來老父也安息在相同的墓穴  
冬季零下二十七度我凍硬的手持清  
香  
輕聲追問媽媽啊您冷不冷  
雖說音容宛在卻再難溝通  
母子緣盡後除了思念祭祀外  
十里紅塵大千世界相逢再無期  
時光悠悠流轉看著子孫成長  
母親的笑容更見慈祥  
祭壇鮮花供果、我燃香三炷跪拜

鼓起的腮幫  
全神貫注的眼神  
分明是在說  
太渴了  
一定要喝個  
暢快淋漓  
那想到  
手稍一抖動  
水從貝殼裡流了出來  
滴成一串淙淙的清響

## ■李志申

### 夕陽

吃完桃又吃樹  
他們說不能分開  
分開了  
就成了鹽和醋

姐姐笑著  
冒出了喊  
讓柳去叫你的老婆  
癩蛤蟆不敢開口

八百里外  
紅綢緞突然斷掉  
你瘦小的身軀  
睡在了瞌睡裡

### 二分之一

零點著五  
二分著一  
一隻腳放在中間  
一道牆分成兩邊  
前面的口一張一張合不上  
五說他什麼都有  
上面的人說只有他一個  
媽在下面支撐著

你就知道數  
喊到一半就結束了  
陽光把你放到點那頭  
一個手掌也沒用  
再來半個就會站起來  
肉就開始滾動  
就會清清楚楚  
就會有樹有牛有人頭

■陳銘華

## 後遺症

又夢見自己  
回到一場戰爭中  
四面峭壁但綠草欣欣  
沒有敵人但砲聲沉沉  
沒有身軀但不斷衝刺  
沒有頭顱但不停思想  
以唯一剩下的  
堅挺的陽具

2003年6月13日洛城

## 阿利桑那號

和平是  
綠的 還是藍的  
六十二年後  
當官兵們都歸了隊  
天依然很藍海依然很綠  
油依然悄悄地  
滲著

2003年8月26日珍珠港

## 複製樹

在柳樹下曬太陽  
葉隙間乍晴乍雨  
在數碼相機和說話聲中  
悠悠醒來  
我赫然也長出  
多舌叉的枝葉來了

2003年8月27日威奇奇

■朔星

一  
一盞燈籠高掛門前  
白雪皚皚的冬夜裡  
它是新歲少女的紅臉  
張望著

交織的冬夜

漆黑得叫人不安的雪原  
我們享越現實的享受  
中華民族特有的語言  
不拴狗的小院  
是索性不繫扣的大襖  
向你敞開早春的胸懷

二

破帽遮顏的年代  
露半雙眼睛  
幽暗中飛掠雪原的片斷  
冰封的沼澤裡沉陷著

謊言 盲從 瘋女人的狂笑  
逆行的路上 饑餓的你  
護送一車沉甸甸的種子  
雪樹在月光下燃起藍色的火焰

三

保持一生美好的錯覺  
透過蒼茫的歲月  
疑問的雪霧  
我是一棵來不及包心的  
依然青翠在雪園中的白菜  
百分之百的天然  
伴著最後一雙麻雀  
點綴著雪原星光暗淡的封面

四

那曾被否定的聲音久久回旋  
玉米的金字塔下  
雪孩子守護的身影  
彷彿童話一般

■李雲楓  
離開

他的影子走遠了  
瞧，天空從左邊開始變紅  
風住在樹枝上  
它們躺著聊天，今天，昨天  
和那個埋在樹下的嬰兒  
一些小巧的芽，一張臉

他走得很慢，右手在左手的後邊  
左腳是壞的  
他住在一隻蝸牛的旁邊  
他們並不相識  
他們的名字一樣，在一本書上  
它在第三頁，他死在結尾

他的影子回來了  
像從來沒有離開過  
他翻開所有口袋，使體溫慢慢消失  
它圍著他，將身體不斷地縮短和拉長  
天空從右邊開始變紅

純撲的心正遠離土房  
諦聽高層建築的交響樂  
草垛啊 一身鄉雪  
我的黑狗是否睡得安恬？

五

那是剛從地裡收回的  
最後一把香菜  
掛在棚牆上 鮮活得  
足已叫秋天晚走一個月  
貧寒之家的珍愛  
無意奢華的蘊含  
像燈下從頭開始的孩子  
握住剩下的鉛筆頭

## ■長島

### 晚 餐

我要寫一寫晚餐  
我們的晚餐  
——當暮色在四週落下  
燈光慢慢地唱響……

我做好了飯菜  
坐在餐桌旁等待  
一個人，像一本打開的書  
和一束柔柔的光線

我愛上了傍晚的光線  
因為稍等片刻  
我的愛人和孩子  
就會在光線裡歸來

我想起了早年的戀愛  
彷彿一眨眼  
我們的女兒就已經長大  
而多年以前我的父親

也和我一樣的年青  
也和我一樣的等待  
——坐在餐桌旁，做好了  
飯菜，等候著我們歸來……

直到現在我才慢慢學會  
愛上了安靜  
——我愛上了傍晚的光線  
和餐桌旁的等待

我一聲不吭地坐在那裡  
學著我父親的模樣  
任滿頭的黑髮

## ■杜風人

### 一種相思兩樣紅豆

“本草詩情”系列

一首詩 可以將一粒豆吟至不朽  
一粒豆 也可以把一首詩詠成永恆

王維啊 你詩中的一粒小小紅豆  
害得人間相思一千年

相思 這玩藝兒  
有時 真格是會要人命的

君不見紅樓夢中的相思絕症  
相思 的確是一種病毒

造化一物一制之妙 以毒攻毒也  
有一種劇毒的相思豆可以毒死相思

詩中紅豆的身世：

紅豆又名赤小豆、朱赤豆、相思子。  
主利水消腫、通乳、解毒排膿。現代用  
治腎炎水腫，肝硬化腹水及營養不良水腫。  
民間多作甜湯食用，營養豐富，是  
一種美容環保食品。

真正相思子的身世：

相思子又名紅豆、相思豆、鴛鴦豆、  
土甘草豆。有大毒。殺蟲。色半紅半黑  
研粉油調外塗。治疥癬，濕疹。不宜內  
服。中毒可引起嘔吐，腹痛，腹瀉，呼  
吸困難，皮膚青紫，尿閉，幻視，溶  
血，虛脫等症狀，嚴重者可致死亡。

一點點變白

——在寂寥的時空裡

我想，我們也有過

短暫而幸福的停留

2003年寄自蘇州

## ■林忠成

### 悲 劇

李白在長江撒了泡尿  
一江的魚都多愁善感地吟起詩來  
我滿頭大汗趕到岸邊  
任憑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飲  
我的詩稿也許只能投給江水  
折成小船

### 原始山莊

摩洛山莊  
太陽憂鬱地面對一切  
沉悶的面容  
火是一根原始鞭子  
我望見太陽上  
眾王死去  
太陽上野花一片  
眾王孤獨死去

#### “詩人彭邦楨紀念詩獎”徵稿啟事

台灣《詩象》同仁為年初辭世的詩人  
彭邦楨發起舉辦「詩人彭邦楨紀念詩  
獎」，公開徵求華文新詩創作，題材不  
限，每首40行以內，歡迎海內外青年詩  
人（1960年以後出生者）參加，每人以  
一首為限。自即日起到2003年12月底  
止，請將應徵詩作（手寫或打字均  
可），另附作者簡介郵寄：

231台灣台北縣新店市郵政11-77號信箱  
彭邦楨詩獎執行小組 收

• 本詩獎預定錄取8名，每人各獲精美  
詩獎牌一座。

• 2004年2月中旬公佈獲獎名單，3月  
19日在台北舉辦贈獎儀式。

## ■俞昌雄

### 那些日子已經過去

那些日子已經過去。那些人  
還在，那些人接著死去

那些故事還在，那故事開始失傳  
那講故事的聲音還在

那聲音落進土裡，它的根還在  
那根到了空白的紙上

它的力量還在，它的姿勢依然清晰  
它抬頭的樣子又會讓人記起

那些已經過去的日子，那些  
在黑暗中悄悄走遠的人

### 裸 夏

夏天將濃縮為這樣的場景  
它是暗香浮動的訊息，圍坐的美  
它是突兀的荷尖上一抹赤裸裸的玄想

但那推來搽去的焦渴不在水中  
一小片孤芳要被黑髮遮蔽  
善良的姐妹啊，其實整個夏天  
所有的膚色都將變白  
而裸露的憧憬卻不被批閱

好比一條繡帕要奪去你的心跳  
一隻蜻蜓要給你卓絕的舞姿

但夏天仍然無語。除了這沐浴中的幸福  
所有的守望都將是真實的  
所有的真實都逼近綻放

2003年寄自福建

## ■任知

### 占 卜

一算命先生  
行走江湖多年  
他不清楚蒙了多少人  
只清楚要活著  
活的像個庸醫

準確地為患者摸錯脈  
繼而揣測他人的處境  
可他不能算出  
身邊的我  
窮極一生  
成為雕塑  
兀立于光天化日下  
忍受風吹雨淋  
還要時刻提防  
被眾人推倒

## ■婉冰

### 蕭瑟冬境

寒凍悄悄加速傳遞  
染黃片片枯葉飄墜  
伴隨哀悼之姿 未及  
檢點傷痛 又  
讓勁風驅逐作弄  
無奈堆砌互憐相擁 再被  
舞動倦容  
枝桠棲鳥隱約呢喃  
新譜輓歌淒絕蜂蝶  
怎忍睹枯葉怯冬風  
蕭瑟庭院繽紛彩色尋覓  
冷階瘦草陪伴瓣瓣凋零花容  
月淡星黯助餘香散送  
點點惜別露珠 仍  
多情撫吻 何時  
黛玉收拾閒情獨鎖瀟湘  
問倩誰築花塚  
牆邊數枝紅梅寂寞嘆息 僅  
孤松映翠柏與暮雲論英雄  
長街織雨無人蹤

## ■巫逖

### 海灘日記

頭頂藍天  
腳踩碧海  
唯我先知天之崇高海之遼闊  
是浪花把我高高托舉  
是海潮將我擁上黃金海岸

在沙灘上  
我的夢隨著金灘的旋律  
五指撩撥詩行的波濤  
一首首如展露的藍天藍海  
智慧的雙眸  
伴隨四季春天漸入仙境

在南半球上  
該奔騰就奔騰  
想飛翔就飛翔  
要親吻就親吻

開懷是人的天性  
自由是人的追求  
擁抱生活吧，何必  
倒數著走進夕陽

2003年澳洲

## ■南島

### 四季大寫意

#### (一)春的觸摸

旭日  
揉揉睡眼  
撩開霞染的雲鬢  
露出俏臉  
曙光初吻大地

開凍的河  
波動絲綢

雨燕  
在村童的指尖漫天塗鴉  
舞出流暢的弧

少女的掌心  
花蕾  
欲說還羞  
揮一揮衣袖  
暗香悠悠

當風的纖纖素手拂過  
空氣中瀰漫著  
顫慄的溫柔

#### (二)夏的構圖

烈日  
極盡能量的張揚

鷹擊長空  
原馳萬駿  
林喧  
海嘯

七彩雲鵬擁抱五色土  
天地交合  
閃電犁開山川  
播種文明

雷聲  
脫口而出  
吶喊的歡樂  
呻吟的痛苦  
錄入歷史的雙聲道  
回放於未來的磁頭

#### (三) 秋之交響

山川展開斑斕的樂譜  
五穀的音符  
浩浩蕩蕩  
六畜的節奏  
頓錯抑揚  
金色的旋律  
御風而行  
銜耀碩果的輝煌

成熟的向日葵  
低下謙遜的頭  
鞠躬太陽  
一個忧鬱的低音符

雁陣將高調挑上雲霄  
自己卻南下投宿

蝓蝓不懈的哨音  
吹入五更酣夢  
預警一個殘酷時代的來臨

層林盡染

旌旗十萬  
錦袍金甲的壯士  
就要出征  
與銀裝素裹對陣

那最後一場綿綿細雨  
扯著慈母手中線  
臨行密密縫

#### (四)冬的抽象

風刀與霜劍共舞  
赤膊和空拳聯手  
刪繁就簡  
洗淨鉛華  
露出造物的底圖

直線曲線  
規矩方圓  
三原色  
七音符  
屈指可數的基本元素  
歌般歲月  
畫般河山  
解構

寒日無霞西下  
悟了色空

冷月無言獨上  
認命虧盈

只有繁星  
眨著不解的眼睛  
又見  
白雪的棉絮下

## ■孟芳竹

### 臨風說愛

沒有什麼比風走得更輕  
比你的微笑更迷離  
當秋天的馬車疾馳而來  
我鋪開溫柔的紙  
挽留一張芬芳的玫瑰的臉

一個相似的夜和許多相似的牙痛  
我聽見相思在清白的身體裡奔跑  
取出一些露珠 幾莖草葉  
和一縷細小的靈魂  
我想知道那曾經的歲月在哪裡

是不是你曾擁有過的那種氣息  
留在四季水邊的舞蹈  
西風相送時的一巷月光  
還是你一直保有舊日子的美好馥郁

說過了一些人去了 就永遠地去了  
一些碎了的也成了別的什麼  
相思的花園一閃就過去了  
我用怎樣的言辭才能感動你

賜我以風吧  
吹散一些夢 吹暖那遲放的花朵  
當懷抱的清晨臨風而開  
讓我說出使我一病多年的那句話

2003年寄自紐西蘭

■曹欣田

## 十個為什麼 (選五)

(一) (8歲作)

以前用鉛筆  
在大方格裡寫字  
寫錯了  
可以擦得乾乾淨淨

現在用鋼筆  
在小方格裡寫字  
寫錯了  
怎麼擦也擦不乾淨

人越來越大  
寫字的格子  
為什麼越來越小

(二) (7歲作)

媽媽有條蟲在我的肚子裡  
我想什麼事  
她都知道

我聽媽媽說  
以前我是她肚裡的蟲

可是她有什麼事  
我卻什麼都不知道

這是為什麼

(三) (10歲作)

玩具一夜之間都活了  
開著它們的汽車飛機軍艦

走出兒童商場  
去外面遊戲

它們一起參加汽車比賽  
一起參加飛機表演  
一起參加軍艦大戰  
全世界的兒童商場都活了

小朋友們高興的不得了  
終於可以放開玩嘍  
大人們卻十分擔心  
怕他們玩亂了世界

這是為什麼

(四) (10歲作)

花們想讓喇叭花  
為它們吹喇叭  
可喇叭花不喜歡  
它獨自在那兒開  
開完了  
就馬上凋謝  
沒有一點喇叭聲  
這是為什麼

(五) (9歲作)

好玩的飛行遊戲機  
為什麼會不知不覺  
帶我  
飛  
向  
成績下滑的深淵

編者按：曹欣田小朋友，今年11歲，

## 法國詩人 龐奇 散文詩

### 收音機 La Radio

◎秀陶譯

這個上了光漆的盒子，除了個轉鈕而外沒有任何東西突出來。那個鈕一開，裡面的幾個鋁質的大廈便發出微光；粗魯的大聲便爭吵地引人注意。

這個頗富選擇性的小盒子了不起，它降服了大家的耳朵，因為它不絕地把難以置信的粗俗傾倒進去。

旋律俗不可耐的屎尿般的巨流。

而畢竟那還算是好的。屎尿在光天化日下播散，那巨流時而肥沃了……不過還是讓我們快點回到那小盒子來結束它吧。

近年來得到了每個家庭的尊寵，——公然地坐在客廳，窗戶大開，那小糞盒子嗡嗡然地四向發射。

# 美國女詩人作品選譯⑥

Translated by *Mindy E. Zhang*

## ■露絲·斯彤

*Ruth Stone (1915- )* 2002年榮獲美國  
國家圖書獎和美國詩人學會的華勒  
斯·史蒂文斯獎。

### 詞語

華勒斯·史蒂文斯說，  
“詩人看世界  
如同男人看女人。”

男人看女人時看到些什麼  
我永遠無法知道。

那是一個封閉的宇宙。

氣泡之外  
一切無限延伸。

沿路看去，樹木像老頭一樣長出鬍子，  
彷彿一排排點頭哈腰的達官貴人。  
他們的二手鬍子是雌毒蛾吐上去的絲。  
所有的達官貴人都困於自己的意象之中。

詩人看世界  
如同女人看男人。

### 悲哀

獨居時雙腳變得色情，  
冷如海水，又細又鹹的  
血液慢慢流向它們；  
小小的腳尖互相摩擦。

你怎能愛它們卻又  
離開它們而活著呢？  
鞋子排成一長串棺材  
它們整天死睡在裡面互無知覺。  
到了晚上各自沒啥可愛  
只好愛上另一隻腳。

## 我有三個閨女

我有三個閨女  
個個都像青梅子。  
她們整天坐  
吮吸大姆指。

更遺憾的是，  
她們整天哭喊，  
媽媽的棕色頭髮  
怎麼還沒變成灰白？

我有三個閨女  
就像三顆櫻桃。  
她們坐在窗臺上  
討小伙子們喜歡。  
她們等不及母親  
年老色衰。  
媽媽的棕色頭髮  
怎麼還沒變成雪白？

我有三個閨女  
坐在蘋果樹上唱：  
媽咪應該派爹地去  
找三個年青的愛人來

把她們帶向遠方。

我有三個閨女  
個個都像青梅子，  
整天坐著不動  
整天唉聲嘆氣  
還吮吸大姆指；  
她們唱著：媽咪快去務家，  
爹地，快讓我們出嫁，  
雪花飄到媽咪頭髮上  
上帝呀，給我們一人一份嫁妝。

## 入會須知

1  
詩工廠裡  
肉體詩正在扭動、正在流血。  
一群憤怒的女暴徒  
在後門排隊  
指望找份工作。  
如今在詩工廠裡  
他們用針穿透詩。  
人人激動不已。  
坡比先生親自從前門走過。  
他咬牙切齒。  
“還有什麼野貓在外面早產，”  
他罵到  
“你們都已上了黑名單。”  
暴徒們嘖嘖笑”。

2  
反戰詩和人權詩  
都在白房間裡面處理。  
那裡的人們穿戴消毒紗布。  
這些詩意義重大。  
誰也不想弄亂了。

昂貴的儀器被引進，  
工人們必須很重，  
非常重。  
這些詩被裝進水泥裡。  
你常會聽到它們沉重的落地聲。

3  
詩被裝進貨車裡  
運出去。  
一上了道  
就永難回頭。  
它們互相推擠。  
它們將走進庫房裡。  
虧本銷售將十分可怕，  
這是生產過剩的必然結果，  
這就是詩工廠的國民生產總值。  
它們在書架上的壽命會很短暫。

4

如今詩工廠裡塞滿了詩。  
它們擠在意象堆裡  
同“彷彿”和“好似”一起飽和。  
詩行都擠到了盡頭。  
如果有一行詩碰巧爆炸了，  
就會有一陣歡呼聲。  
然而，大部份都不會爆炸。  
它們大多數都躺在那裡哀嘆。

5  
詩工廠裡  
非常熱。  
風箱吹著，  
氣壓不斷上昇。  
年輕的詩被捲起來  
以待切割。  
口哨聲響著。  
搖擺樂奏著。  
一桶桶的瘦字排在牆邊。

胖字像一串串香腸  
吊在皮帶上。  
地板行人和稻草老闖  
都休息喝咖啡去了。  
當一首巨大的詩  
好像要從流水線上掉下來時  
只剩下緊張的學徒工  
在機器週圍。  
“就是這首，”學徒工高聲呼  
叫。  
“準備給我提職稱吧！  
美國詩評，季刊，  
詩集，國家藝術基金獎，  
寫作班主席，  
詩巡迴，烏啦啦！”  
救護車已經開遠  
但車內  
他仍在大聲叫嚷，

時常沒戴皇冠。

## 希望 (254) Hope

“希望”是物長著羽毛  
寄居在靈魂裡，  
唱著沒有詞的曲調，  
絕無絲毫停息，

微風吹送最為甘甜  
暴雨致痛無疑  
能够使得小鳥不安  
保有此多暖意。

聽它越過奇妙大海  
飛遍嚴寒田地  
可它不要我麵包屑

## 艾米莉·狄金森詩三首

◎金舟

(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美國隱士女詩人，寫過一千七百多首令人耳目一新的短詩。詩風獨特，以文字細膩、觀察敏銳、意象突出著稱。題材方面多半是自然、死亡、和永生。

### 我從未看過荒原

I never saw a moor

我從未看過荒原——  
我從未看過海洋——  
可我知道石楠的容貌  
和狂濤巨浪。

我從未與上帝交談  
也不曾拜訪過天堂——  
可我好像已通過檢查

一定會到那個地方。

### 雲暗 Beclouded

天低又復雲暗，  
飛過雪花一片。  
穿越車轍馬圈，  
去留擇決艱難。

誰人這樣待風，  
令其整天抱怨。  
自然猶如我等，

# 論“中間代”

◎徐江

俯瞰“代際寫作”是一件累人的事。尤其是俯瞰一個“以年齡為準繩”的、行進中的詩代際，要將其盡可能地梳理、闡釋、廓清，這顯然比單純面對一個以詩學主張而成立的代際（“或思潮”、“流派”）要複雜、艱險得多。多元的時代和現代詩技藝演進的日趨精微，已不太鼓勵理論家再對具象的當代寫作做“一網打盡”式的巡視，更何況在當代詩中，職業理論家們的學養、學術敏感極度欠缺，自動缺席或疏離現場日久，“立言”的重任完全壓在了詩人自己的肩上。而詩人一旦對理論親力親為，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堅守專業敏感的前提下，把自己從同道的眾口喧嘩中抽離出來，用超邁、苛求的眼光來審視所處的時代以及時代中的同行——這些人的抱負、成果、殘缺、自負，他們在漫漫歲月之流中螻蟻負重般的勞作……

面對一個色彩紛呈的“中間代”，過於強調梳理工作的複雜與艱難，顯然不是一種積極的態度。我倒以為，更科學也更可取的做法是，把這種對“複雜性”的意識，盡量注入到研究工作本身，而不要對眼前的“百結糾纏”採取一種“一刀切”式的斷然。事實上，作為本文行將論及的這一代人中的一份子，個人的體驗也提醒我，“複雜”與“艱難”，正是“中間代”詩人們多年來遭遇次數最多的兩個詞——它們首先關乎時代的沿革、個人生存的萬般感受、然後才是他們心底湧出的詩。一株植物的外觀，並非對它生長的歷程毫無顯現。詩之於人生，詩史之於詩人們的精神成長，也蘊涵着同樣的道理。所以，我們不妨就把“中間代”這個詞，看作是當代詩的一塊“小瑪德蘭點心”，小心品嚐，並由此展開我們複調的代際之旅。

## 第一站：命名之“惑”

到我開始動筆寫這篇文論為止，我所見到的大部份關於“中間代”的文章，都是存疑性質的。這些文章的作者除少數幾個職業理論家或學者以外，基本上

都是“中間代詩人”本身。印象中，除了“朦朧詩”，當代詩中的任何一次命名行為，都不曾受到過這麼多來自“被命名群體本身”的商榷和疑惑。

這些文章都有著近似的構成方式：1. 幾乎無一例外地對發起“中間代”推廣活動的安琪、黃禮孩、康城（提示：三人中有兩位是“70後詩人”）表示了禮儀上的謝忱；2. 以一種圓桌會議序幕前的坦誠，開始自報過往的詩家門、業績（其間不乏自我廣告的色彩）；3. 根據自我服膺的詩學尺度和交遊遠近，提交一份文章作者個人認可的詩人名單（小範圍的）；4. 在文前或文末肯定這場命名的“必要”之餘，閃爍其辭地追問一下“中間代”命名的“道理”；5. 在行文中或多或少地強調一下“獨立”之於寫作者的意義……

如果僅從“不知情者”或“旁觀者”的角度理解，這些文章非常容易讓人得出“這些詩人自私、自負、不合群、自以為是、迂腐”等等諸如此類的印象，有人可能還會因此生出“難怪這幫人到現在都沒能出大名兒”的感慨。但另一方面，這些指責性的看法又都是很幼稚的——它們涉及了“中間代”詩人們的道德、品行、個性、求事功方面的天賦，卻惟獨忘了涉及跟詩關係更密切的“對個人詩學理想的固執”。

一群固執的人。一群年輕時曾熱望、現在依然不拒斥成名的人。一群在多媒體、讀圖、遺忘加劇的年代，仍然夢想著靠自我對詩學理想的固執，成就不朽之詩名的人。這樣的一批人，不管其詩主張如何天差地別、脾氣秉性如何孤僻乖張，客觀上，已經有了被歸堆兒一談的前提。

事實上，如果我們僅就“60—70”這條線，審視這個倍受他人質疑和自我疑惑的“中間代”長長的隊列，你會發現這裡面有著太多（世俗意義上）一線詩人和大器晚成者的名字：伊沙、唐欣、侯馬、賈薇、岩鷹、樹才、秦巴子、葉舟、余怒、宋曉賢、黎明鵬、張志、楊鍵、桑克、莫非、中島、汗漫、臧棣、安琪、譙達摩、朱文、李偉、李南、魯西西、李岩、林童、啞石、古馬、雷平陽、王順鍵、陳云虎、杜馬蘭、非亞、吳晨駿、吳德彥、沈葦、南嫫、夜林、

黃梵、藍藍、聶作平、張敏華、君兒、冷眼、張海峰、馬永波、馬鈴薯兄弟、格式、趙麗華、馬策、艾泥、張玉明……這裡需要特別提到的還有那些年齡上屬於“意外”、詩作乃至詩活動卻與這一代有著同樣精神指向的“老中間代”和“小中間代”：民間寫作在北京的“詩英雄”阿堅，寫作態橫貫“第三代”與“中間代”的小海、傑出民刊《鋒刃》的主辦者、湖南詩人呂葉，“70後”的老前輩——青海詩人馬非和濟南詩人孫磊，不辭辛勞的民刊策劃人、安徽詩人阿翔……如此龐大的作者群，幾乎佔據了詩壇“當打”實力詩人的六七成。而多年以來，除了其中個別幾位詩人，評論界對這些人在整體上的關注幾近乎零，這確實是有些不過去的。

與此相關的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小節”：上述詩人裡，有相當一批人都具備不同程度的作品自我闡釋與理論的封閉性言說能力！這固然得益於他們個人的天賦、素養乃至早年所受的系統教育，但也跟他們長時期被漠視的境遇，有著很大的關聯。甚至連那些言說本身的封閉性也很說明問題：許多人既渴望借助理論的言說，推廣自己的作品與詩學理想，同時又掙脫不了對外界的警惕、拒斥和懷疑。對於這樣一批似乎生來就不具備“被命名血質”的詩人，“中間代”這個具有無限增容度的名詞的營造，終於得以使他們從“代際”——這個媒體與評論家相對接受的角度半遮半掩的登場。

我不同意有些人斷言的“‘中間代’是受困於‘第三代’和‘70後’，所被迫採取的一種自救式命名”的說法。事實上，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這一代詩人就從未停止過自我屈定與命名的嘗試。我本人那時曾提出過“85年一代”這個概念，我的出發點是，我這一代詩人與第三代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們中的絕大部份人，都在八十年代中葉接受過完備而系統的高等教育。我們對詩、文學、文化、文明的理解，較之“朦朧詩”和“第三代”有著更為寬泛與雜博的源頭。如果說，“朦朧詩”是奴隸造反，第三代是野蠻天才聚義，那這些在八十年代中葉開始進入寫作的詩人，則更多了一種將現代詩精神發揚光

大的審慎和理性，同時，他們對“寫作其實是畢生的事業”這一事實，比前兩代詩人有著更為豐厚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準備，也因之更具韌性。當時曾有朋友跟我提議，不妨用“89年一代”這個更響的稱謂，我拒絕了。我擔心“1989”這個在當代歷史上具有苦澀滋味的數字，會在將來過多地將人們的注意力誤導向文學之外。選擇更為中性的“1985”，是因為對當時意指指陳的這一代來說，1985前後的那一兩年，算得上是當代思想啟蒙運動的一個高峰時段。而相對於前後多屆大學生，在1985年入學的大學生裡，出詩人的比率又是最高的。所以不妨籠而統之將這當時全新的一代命名為“85年一代”。1997年，我曾經就《葵》的編選有過一個系列想法：以所就讀過的學院或以大學所在的地域為單位，陸續推出一些新銳詩人作品的專輯。在1998年春推出的第一輯裡，我首選了北師大出來的幾位詩人。一是約稿方便，二是這五個人的整體實力都很強，且風格迥異。再有他們後來恰好生活於中國的東西南北五座城市，恰可作為“85年一代”的一個切片來進行展示。本來計劃中的第二輯安排的是北大詩人，但計劃趕不上變化，彼時“知識份子寫作”已然愈演愈烈，反擊詩壇逆流、維護現代詩的生態環境已成為《葵》的首要關注。加上“盤峰論爭”爆發，大家的詩學分歧日趨激烈，詩界格局也就此進入一個新階段，“85年一代”的概念建設只得被迫中止了。就個人而言，我對這一“中止”抱有一種複雜的心態：一方面是遺憾展示計劃的難以為繼，這導致後來一些人曲解了“85年一代”的真正內涵，誤以為所指的僅僅是我、伊沙、侯馬、桑克、宋曉賢這五個北師大出身的作者；另一方面則是意識到了這個命名還有一定的局限，“85”這個數字過於具體，只能包容進1989年以前的青年詩人，再往後就不行了。因為自“九十年代”進入高校的更年輕詩人，情形又與前面的出現的詩人有了相當大的出入。

幾乎在我進行“85年一代”命名嘗試的同時，伊沙正在《文友》上編選那部對下一代詩青年影響巨大的《世紀詩典》。他在《世紀詩典》裡為“第三代”潮流以降湧現出來的先鋒詩人們又找到

了一個稱謂——“新世代”。應該說，“新世代”比“85年一代”具有著更寬泛的包容性，它不再過份強調教育背景，而更多地側重關注作者的詩學傾向以及為詩壇所認知的時間，在對史注重的同時強化了對詩先鋒維度的強調，所以甫經提出，便即受到侯馬、秦巴子、唐欣、中島乃至我本人等同齡作者的認同。但也正是由於這一命名過於將先作為指陳的核心所在，使得它更容易讓一些人誤以為是一種“詩學命名”而非“代際命名”。兼以彼時節，詩壇的關注點開始衰於論爭、人事，並有著日趨網絡式簡化思維的趨勢，“新世代”這一命名的傳播速度在一定程度上被雖是人為、卻屬無意地延緩了。有詩人曾斷言，“新世代”這一稱謂之所以沒能更廣的流行，是由於它依托於“伊沙反叛主義寫作的個人神話”，“是一個並無真在價值的命名，因而不能充任指陳一代的歷史修辭”，這顯然只是一種沒有任何學理依據的世故性看法。我倒有一個更新的觀點：“新世代”稱謂之所以沒在更大範圍得到推廣，除了前面所提的種種限制性前提外，還有先鋒詩學趣味本身對環境的排他性與殺傷力的問題。中國詩壇接受純粹詩學命名的胃口是遲鈍的，也是柔弱的。畢竟，在我們這一代詩人、乃至我們整個當代的詩人裡，真正青睞與服膺現代主義以降先鋒詩學的人，數量是極為有限的，充其量，比例也就佔到三、四份之一。這還沒有去除那些把“先鋒”做卡通化理解或是減法性思維的人。只能算作“毛重”。

有關“第四代”的命名設想，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有人提到過。不過正式以規模性訴諸人們視野，還要等到2000年龔靜染與聶作平推出的《第四代詩人詩選》問世以後。該書提到了“第四代詩人”在被閱讀和批評上的“雙重缺失”，並有見地的指出這一代詩人“在進行所謂‘個人寫作’時是自覺的、隱秘的、無須聲明的，他們在文化方面的不公遭遇也從某種程度上純潔了自我……”但遺憾的是，當落實到全書的作品選擇，編者卻表現出了一種對大背景清楚、對文本疏離的狀態。首先，在成員的界定上，它選取的是第三代以後登上詩壇的作者，裡面既包括六十年代出生的詩人，也包括了一些“70後”潮流之外的

七十年代出生的詩人。詩取向則涉及了“後口語”、“知識分子”、“泛學院”、傳統抒情等等。有些像介於“新世代”和“中間代”之間的一個混合體。其次，但凡任何一部詩選，單人入選作品最多的作者，一般都會被視為編選者推出的最重要詩人。那麼這本書，如以作品入選數量為序，它的前6位準確排名應該是這樣的：魯西西（11首）、葉匡正（7首）、龐培（7首）、臧棣（7首）、冷霜（6首）、龔學敏（6首），這樣一個“第四代”，誰又能搞清選家的詩尺度在哪裡？所以說，“第四代”最後僅僅成為一個有命名熱情、卻無命名實效的稱謂，結果不是偶然的，因為它背後缺乏一種堅實的詩學依托。

在過往的十餘年間，還曾經出現過多種以“六十年代出生”為主題的詩選本。不過這些選本多是以“第三代”、“後朦朧”這批六十年代的“老”詩人為主。唯一引起我興趣的一本是詩人樹才編選的、尚未出版的那個選本。在這一本中，現在活躍的“中間代”詩人中先鋒這一支（其實也就是“新世代”）的比重，被置於了與六十年代出生的“第三代”、“後朦朧”作者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樹才那個選本的重點，是放在強調六十年代出生詩人與五十年代出生詩人的根本性差異上，展示的意圖大於命名的意圖。

有鑒於此，我認為關於“中間代”的命名只不過是這一代詩人在自我命名工作上的一個繼續。它與“70後”在命名上的先期“成立”（所謂“成立”，其實也就是獲得了幾個專業程度非常可疑的國刊主編以及一些缺席現場的評論家們的呼應）沒有內在的關係。但是應該承認，“中間代”的命名之所以能在今天被廣為接受，與許多詩人出於營造詩界團結與建設的氛圍，做出了姿態上的妥協是分不開的。我看到一些文章在評價“中間代”這個名稱時，動用了“曖昧”、“尷尬”這些詞，我想勸那些作者還是把這種小聰明收起來。因為這裡所說的“妥協”跟實質上的詩學妥協毫無關係，它只是源出於詩人們熱盼現代詩進入到一種真正多元、寬容時代的理想與公心，僅此而已。那些後知後覺、在學院的來蘇水裡泡大的職業理論家們也不用為下一篇評職稱的論文為難了，

因為“中間代”從來不是一種詩學命名，它是一種代際命名、一個正好可以照顧他們講授文學史時不至手足無措的章節題目。

在“中間代”與“70後”這兩個代際命名上，做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糾纏，進而甚至質疑這場命名的動機是毫無意義的。當有的“70後詩人”得意地說出自己辦刊與發詩所居的“老資格”，並得出並不比某些“中間代”出道晚的結論時，他們或許忘了，詩的準備並不是尋找紙筆和鍵盤的那一瞬，它首先是一種內心的準備，而內心與言說的距離，永遠是彈性的。更何況那些年輕詩人或許忘了，“中間代”中最早出道的幾個人裡，阿堅的年紀足可以當他們的“叔叔大爺”；莫非開始寫作於朦朧詩的年代（芒克就曾親熱地提及那一茬老大哥對莫非的呢稱——“小趙”），早在萬夏編《後朦朧全集》的時候，即已在詩壇登記註冊；而唐欣公開發表作品始於1985—1987年，刊物是《飛天》、《星星》、《中國》……

自新文學運動以來，任何一種代際或流派的命名，影響無論是否深遠，主張無論多麼聖潔崇高，其背後都不可否認地有著事功性的指向，以及借助其它外界潮流、命名的趨勢。

誰能斷然否認我指出的以下例證——

1. “朦朧詩”（今天派）能夠浮出海面，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當時全社會那場轟轟烈烈、而又複雜微妙的思想解放運動。

2. “第三代”的出現，雖有著在詩語言層面上進行革命的激進訴求，但“Pass北島”口號的後面，何嘗沒有一個謀求生存空間與起碼話語權的指向？

3. “知識份子寫作”借助了海子等一系列詩人的夭亡，借助了“89後”人們對隱晦、沉痛的被強制性選擇，也借助了手中學院講壇的便利。

4. “70後詩”得益於“70年代後小說”稱謂的率先被接受、網絡作為一種時尚化信息平台進入詩（生理年齡恰好導致他們與之這一趨勢率先契合），以及網絡、傳媒上那形形色色的“關於70後的N種理由”……

5. “下半身”受惠於伊沙根據自身既有成果所強調的“身體寫作”，詩界自

“盤峰論爭”後對口語寫作、先鋒精神的高度關注，以及上網在新一代詩人中的普及。

……

還需要再列舉下去嗎？

圍繞“中間代”這個名稱所引發的為時達一年多的“命名之‘惑’”，在我看來包含了四個層面的複雜東西：a. 長期沒有得到解決（激起詩壇“全民性質”反響）的命名上的困惑；b. 無名者期望被命名之後詩境遇得到根本改變的誘惑；c. 命名出現後外界的詰責與疑惑；d. 詩人們擔心在一場新的“運動”中被淪為平庸的惶惑。這些東西積攢到一起構成了有關“中間代”的喧嘩與熱鬧。

這原本是一件好事，說明這個“代際”命名的第一步是成功的。但隨著議論者們過於小器的對發起者進行事功性指向的質疑，有關“中間代”的探討並沒剝離掉庸俗的一面，代際命名的最關鍵的一條“積極性本質”被漠視了：作為當今詩壇成熟度與創作活力結合得最好的一代詩人，這些人終於有了他們十多年來曾經期待的“表面的民主”（我將其看作是“盤峰論爭”以來所產生的最重要成果之一），用來向讀者呈現各自的成果，並展示十幾年來漢語詩多元、蓬勃的真相。

## 第二站：“中間代”家世

“家世”涉及來源與隱秘，也直接指向成長。作為完整而自足的一代詩人，“中間代”在成長中自有著與其它代際和浪潮不同的里程。其中，以下幾根記憶柱是他們每個人生命中都繞不過去的。也正是這些記憶在他們靈魂深處的沉積，構成了今天他們寫作大背景上晦澀但卻堅實的統一。

### 1. 中國往事——“文革”

由於當代史學家和政治家對“文革”時間的界定趨同於“1966—1976”這個時段，那麼“中間代詩人”便無一例外地擁有著對“文革”的童年或少年記憶。當然，十年“文革”本身又分出若干階段，社會狀況與風氣有所不同，但毫無疑問，那種強烈的“紅色中國”的體驗，基本上還是為這代人所共有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恐怕都當過“紅小兵”、都見識過“批林批孔”、“反擊右傾

翻案風”，都被阿姨或老師組織過上街、參加一系列“擁護中共中央重要決定”的遊行（對年幼的他們而言，那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集體戶外遊戲）。他們也都在懵懂中多少感到過家中成年人的驚懼與惶恐不安。“文革”在他們的理解裡，表現出非常複雜的一面。一方面，它與童年、少年的歡愉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一方面，他們則對世俗政治與社會生活中那種反人性、反文明的破壞性，有著直觀的記憶。這經歷伴隨著他們日後的成長，思辯能力的增強，越來越演化為一種內心深處對政治的仇視與厭倦。同時，也催生了他們對歷史、對所有時代“催人奮進”風尚的不信任感。童年遊行行列中那種嬉鬧的場景歷歷在目，那是人性本身自然迸發的一種嚮往歡樂的努力，這努力於自覺不自覺間（更多的時候是後者）在他們的潛意識裡完成了對權力最初的生理解構。這解構誕生的輕鬆與快感，也從此在他們的機體隱藏下來，並慢慢地積淀成一種“次本能”，隨時恭候著來自外部的條件，將其喚醒、復活。如此，人類精神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迹（或例外？）構成了：封建的“壓迫因子”無意間在一代人心目中埋下了後現代解構精神的種子。

“文革”年代在這些人的記憶中是彩色和新鮮的，但卻並不輕鬆。這不輕鬆一部份來自上述他們懵懂體驗到的恐懼，一部份還與物質匱乏的環境對童年、少年希冀自在歡樂的遏止有關。一個貧窮、戰慄著的時代，一個眾口一詞、全世界以同一只廣播喇叭發話的時代，滿街非藍即綠的裝束，一系列以將對方殺死、抓獲、批鬥作為最後終結的大同小異的遊戲，這一切都悄悄地威脅著這些孩子渴望平和、坦誠、關愛的天性。這威脅隨著日後他們的成長、精神上的有力，漸漸引發出一種逆反和對謊言的敏感，使得他們更願意對所處環境持一種嚴厲與懷疑的態度。獨立、強調並相信個體認知、多疑、與時代的不合作（至少是疏於合作），成為他們人生經歷的第一個歷史階段贈與他們的禮物。

### 2. 青春之“幸”——“輝煌的八十年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十年是“中間代”共同的成長期。貫穿這十年的，是

一系列中國社會、文化、文學藝術觀念的解凍、解放與深層掘進。其中，“思想解放運動”、八十年代啟蒙運動、“朦朧詩”、“第三代”這四個不同介質、不同層面的社會與文學潮流，對於“中間代”的思想與文學成長，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思想解放運動”——這一開啟了當代中國全方位改革開門的思想大討論，同樣也惠及到了當時的詩和後來的“中間代”詩人。就當時而言“思想解放”終於使處於地下狀態的“朦朧詩”成爲一種雖不時惹起爭議，但畢竟得到官方半默許狀態的詩流派，並最終導致成爲那個年代文學青年中的“顯學”，從而開始了它對當代詩延綿不絕的影響力。對於當時正處青少年時段的“中間代”，“思想解放運動”則更多地爲他們提供了一種活躍、開放式的精神成長空間：“思想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有關“異化”的爭論、電影《人生》的全國性爭鳴、大批古今中外名著的解禁與譯介，構成了求知慾正處於如饑似渴狀態的“中間代”們的絕好食糧。

八十年代啟蒙運動——作爲“思想解放運動”在社科人文領域的一個組成與繼承、深化部份，八十年代啟蒙運動對國人精神層面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對“中間代”的啟蒙也是全方位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尼采、叔本華、佛洛伊德、榮格、薩特、列維·斯特勞斯、索緒爾、馬克斯·韋伯，這些賢哲的學說一下子灌滿了“中間代”青春生吞活剝的大腦；“朦朧詩”、“傷痕文學”、“尋根派”、“先鋒派”以及像郁達夫、周作人、林語堂、張愛玲、錢鍾書、無名氏、廢名的重新評價，港台文學中紀弦、白先勇、余光中、劉以鬯等人的作品登陸內地，都給“中間代”詩人以更多的時段與地域維度，來思考、矯正與彌補舊有教育體制對文學的扭曲與傷害。而從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亞文化開始顯示出對社會與公眾的強大影響力。“第五代電影”、羅大佑的民謠、以崔健爲代表的內地搖滾樂，開始佔領“中間代”們的業餘時間。它們的反抗意識、變革藝術形式的強調，都與八十年代中前期的文化啟蒙，起到了強有力的呼應，也提供給了“中間代”們精神成

長不可或缺的養分。如果說，文化意義上的啟蒙運動教會了成長中的“中間代”如何去尊重經典、看待既往的文明和文學；亞文化意義上的啟蒙則以更直觀、更親和的方式向他們灌輸了行動與創造的激情。一種或許“大而無當”、但並非全無意義的“要爲文明史做貢獻”的理想，在啟蒙運動的滋養下，開始悄無聲息地在他們心中鬱結、形成，並漸漸明晰起來。

“朦朧詩”——“朦朧詩”對於中國詩和“中間代”的意義都在於，它重新開啟了漢語的現代詩之門。與此同時，它還預先在“中間代”一部份的人心中，植下了人文關懷與干預社會的情結。不要小看這一點，正是這些，使得“中間代”中的一批人，日後在僅僅年長於他們幾歲的“第三代”爲中國詩做出了傑出的形式主義貢獻之後，在“先鋒”這條道路上另闢蹊徑，完成了當代詩人文主義先鋒傳統的創建與確立，爲“中間代”得以傲立於當代詩，書寫下了最重要的一筆。當然，作爲一次被動的來自學界（起初還是不無義）的命名，“朦朧詩”詩群的構成並不能說是一個純粹的現代派臆體，它裡面還有著相當一批旨在恢復新詩傳統（不乏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傾向）的詩人，而他們所遵從的這部份在詩學上已顯出與時代脫節（但並非無價值）的理念，也被處於文學學徒期（或風格實驗階段）的一部份“中間代”繼承了下來，促成了後來“中間代”裡傳統寫法這一支的形成。

“第三代”——風起雲湧“第三代”詩運動對“中間代”的影響，首先在於構築了一個近身與示範意義的詩氛圍。許多“第三代”詩人都與中間代詩人有著“半師（或師兄）半友”的關係。其次，它在語言層面鮮明的先鋒指向、以及對日常生活中詩意的提煉，都極大地豐富了“中間代”對現代詩內涵的理解。但也應當承認，“第三代”從文本意義上對作爲“整體”的“中間代”影響，遠沒有人們以爲的那麼大。至少，它沒有“朦朧詩”的影響那麼大。“中間代”中真正受到“第三代”詩影響的也僅限於先鋒傾向明顯的那一支，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新世代”那些人。至於人數眾多的、更廣泛意義上的“中間代”

，他們依然更願意固守不那麼尖銳和富於對抗性的傳統新詩，或者書寫一種“朦朧式新詩”在新時代的變體。後面這種情形，也正可以用來解釋爲什麼許多“中間代”詩人都有過在《人民文學》、《詩刊》、《大家》、《花城》、《芙蓉》、《山花》、《天涯》、《星星》、《作家》等世俗眼光中的“名刊”頻繁發表作品的經歷，但卻只有極少數幾個真正成爲當代詩的“大師”或“準大師”級人物。

“中間代”持新詩或貼近傳統的寫法的作者裡當然不乏優秀者，但他們對詩的新路太少開闢，過於中規中矩，這使他們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落了後手。其實放眼文學史，每個人都會發現，大師級的人物裡真正天馬行空、橫空出世者實在有限，許多大師的成就裡都有對前代文學成就的承繼，但關鍵在於他們在繼承的過程中，以最大限度的努力對繼承的東西，做了融入個人智慧的闡釋與再發現。“中間代”中立足傳統的這些人裡，有這等見識、能力與抱負的人，畢竟太少了。這裡我不是說繼承了“第三代”的“先鋒傳統”，“中間代”的詩就有出路。相反，上述這番感慨也同樣可以送給“中間代”中許多帶先鋒傾向的作者，乃至現在仍在以“第三代”爲師的“70後”、“80後”。因爲任何一種成功的繼承都應該是“揚棄”——後代對前一代偉大之處的洞悉，以及對局限性的徹底拋棄。“第三代”揚棄了“朦朧詩”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和“矯飾的英雄主義”，注重了詩作爲一門“語言藝術”的內質。但作爲整體的“第三代”，也給後面的詩人留下了不少需要警惕和質疑的地方，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過頭來總結，它們大致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 a. 對現代派理念持有某種教條的、孤立的理理解，並有一種時刻準備與既往各時代文學一刀兩斷的衝動式烏托邦情結；
- b. 學養與創作上的儲備嚴重不足，動輒把讀書心得一廂情願地上升爲至高“真理”，折射出骨子裡毛時代的“大一統”思維定式；
- c. 激情有餘、智性不足（這使得許多第三代詩人深層依托的仍是一種當代化

了的浪漫主義，而不是現代主義。這一點在作為“第三代”的“北派”——“後朦朧”詩人們身上表現尤為明顯）；

d. 關注日常生活，卻不能超離凡庸與鄙俗，對文學和社會欠缺一種使命感與責任感；

e. 愛將對事物的認識做性情化誇大，對文化盲目膜拜或仇視（前者導致一部份“第三代”蛻化為“知識份子”寫作；後者則導致另一部份人成為後來“民間寫作”浪潮中的“知識份子”——也就是我嚴厲斥責過的“哈喇子詩”）；

f. 作為文學運動的產物，有一定的江湖氣，習慣於集體寫作，難以在職業狀態中持久。

不過，即便是“第三代”的成員們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上述問題，“第三代”詩仍是當年內地詩壇最具先鋒性與開創性、開放性的詩。也惟其如此，這給他們的“中間代”小兄弟們，預設下了多重的考驗與陷阱。

需要重申的是，近年來評論界“輝煌的八十年代”這樣的說法時有出現，其實該說法最初訴諸紙端，還是出自我、伊沙、秦巴子等帶有先鋒傾向的“中間代”（或“新世代”）詩人回憶“第三代”詩的文章。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與文化百廢初興的那種繁榮盛況而言，我以為，這個擁有了“思想解放運動”、八十年代啟蒙運動、“朦朧詩”、“第三代”的重要時代，是中國當代史上堪稱“不朽”的一個階段（雖然這種“不朽”，是在我國多年精神文化貧瘠的映襯下才凸顯出來的）。在八十年代領受高等教育、度過青春中的成長階段，是“中間代”的幸事。也是這一代人在精神與文化儲備上得天獨厚，足以傲視前後幾代詩人的原因之一。

（未完·待續）

## 三聲咳嗽

◎向明

他只不過咳嗽一聲  
也許如常人偶而打個噴嚏  
卻像我們島上的某首暢銷流行歌曲  
知識份子便有揣測  
群眾更是議論紛紛  
我們的島很小  
這一聲咳嗽自然傳遍了

這是三聲咳嗽詩中的第一首，是現在中年的劉克襄，在青年時寫的一首詩〈咳嗽〉，收在他的第四本詩集《漂鳥的故鄉》。劉克襄在年輕時自稱是一名叛逆青年，是一個狂熱孤獨的旅者，他從事生態的觀察研究，尤其對於台灣的鳥類生態，他闖山走海，餐風露宿，絕不退縮，在台灣的自然生態發展史上有他一份獨特的心得。劉克襄既是一個叛逆青年，他對台灣的現實自然有他應該關懷的一面，和敏感的所在。此詩中的主角“他”可以從他咳一聲嗽便牽動知識份子和群眾，便可知不是一個凡人，而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此詩寫得很冷靜，就像一幅人物速寫，咳一聲嗽便輪廓分明。

與我同輩，幾乎同時出道寫詩的商禽也在七十年代在美國艾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作研究時，也寫過一首〈咳嗽〉：

坐在  
圖書館  
的  
一室  
的  
一角  
忍住

直到  
有人把一本書  
歷史吧  
掉在地上

我才  
咳了一聲  
嗽

商禽是個超現實主義的服膺者，也是台灣僅有的幾位超現實技巧成功的詩人。超現實主義寫詩的特徵就是特別注意意象的創新，主張以精簡的意象語言代替平白的散文語言，

與我國古典詩的鍛字鍊句並無二致。

商禽在寫這首詩前的“詩觀”中說，在詩中“文字”的職責是“意象”的表現，而不是“意義”的傳譯。我們讀〈咳嗽〉這首詩便可看出他在圖書館的整個場景，祇是一個“現象”的陳述，直到有人把一本書掉在地上，才把他寫這首詩的“本意”吐露了出來，尤其是“歷史吧”三字更是使詩的含義擴張，也才是使他忍不住咳了一聲嗽的原因。這一声嗽包涵很多複雜要素，尤其當一個古老中國的知識份子，在一個正值青春年少的異國圖書館看到那四壁琳琅滿目的蟹形文字耀武揚威的站在那裡的時候，更是感慨橫生。

三更以後  
高天厚地的  
從肺腑中噙出了幾聲  
不能自己的  
咳嗽

滿以為，那子彈脫腔似的狂吼  
縱使不是，一聲驚雷  
不會喚起幾盞已殘的雛菊  
也該有幾級的微震  
起自黑水晶的四周

使人意外的是  
仍然是妻  
以及妻那  
捧着一盞微溫白開水的  
無助的手

這是我在六十年代末期所寫的一首〈咳嗽〉。我本一個半新不舊的中古文人，仍然以為一怒能為天下安，一咳能夠定江山，誰知連幾級微震的能量都不夠。反倒咳聲驚動了睡夢中的老妻，她顛妮妮地端來一杯微溫的白開水來為我止咳。此詩我在突顯值此正氣蕩然無存的今天，唯有親情尚能帶來寬慰，結果此詩數度選入情詩選中的親情類。

咳嗽是一種病癥，除了走夜路怕鬼故意咳兩聲壯膽外，人不會無緣無故咳嗽。前些時鬧SARS，便是以是否突然常咳不停來決定有否感染，去年筆者到南京謁中山陵，見引道兩旁隔不遠便置一大陶質痰罐，與垃圾桶並列，可見咱們中國人這一隨地吐痰的積習至今難改、中山先生革命初期所感嘆的“東亞病夫”這一稱號，好像還沒丟掉。詩人寫咳嗽詩，倒並非是詩人自己咳嗽的供狀，而是藉此一咳的意象，一吐胸中的鬱悶耳。

# 李白之可愛及其他

## ——對古人古詩的另種看法

◎秦松

李白之可愛，一生都不是在寫詩，只是在無拘無束的表現自己的性格與情懷。乃有了李白的自然流暢豪放的詩。

喝酒不是為寫詩，只是在生活上的情趣或者是無情趣，故李白的酒先於詩。情懷的世界很大，與月亮做朋友，當然地球上的朋友就更多了。他先有如此的精神性，生命的苦樂哀愁，樂多於苦，愁也淡化，坦然而自在。也並非完全超脫，喜歡煙酒（不知李白抽不抽煙）就是戀愛紅塵，享受人間世外山野京華人煙所有之生活。並不拘束迷戀於一點，只有酒與碧海青天明月例外。至於地球上的所有，無所不可以擁有，也無所不可以拋除。此之謂灑脫，來去自如。詩自然也就飄逸而灑脫。相對於許多文士文酸之氣，李白當然是可愛的人而以真人之本色，而寫其李白的詩。

寫出“白髮三千丈”，“黃河之水天上來”，“邀月來共飲”等等的精神性，情懷必然是開闊的。在其詩的世界裡，自然而坦然的流露。不苦寒不豪華不隱逸也不流俗，這種個人的氣質而決定了其風格。

至於傳說李白鍊丹舞劍上山求仙，如果屬實，也不過是生命年輕時的玩藝。李白尋訪好酒，邀月共飲，最終失足於酒，而與明月清天水中共長飲。

李白的“唯有飲者留其名”，其內心世界酒先於詩，對於詩名並無著意，而有了大名。李白對於釀好酒者與寫好詩者之情，也是酒先於詩。李白是本色的詩人，無所謂詩不詩仙。

相對於杜甫以“詩聖”之名，我以為杜甫應當稱之為“詩匠”，只為寫詩而寫詩，其“語不驚人誓不休”，當然也是有野心的詩匠。要作“出人頭地”的詩人。

我們不知其生活裡的嗜好，也看不出其精神性，所以就“苦吟”一生，最後據說飽食而死，但總比饑餓而死要好。

他關心眾生的苦難，而忽略了自身的安危，也是受人尊敬的詩匠。杜甫的詩，工整而造作，是不是也決定於自己的才情。我想當然也不能例外。

有人說杜甫是屬於“現實”主義，李白屬於“浪漫”主義。我想這也是簡而化之的歸屬。其在文學史的地位早定，我只是提出一些非概念化的反思。

悲劇詩人屈原，為忠君而投江自殺，也不是中國詩的好傳統，從此留下詩的“愁”的種子，繁殖到今天。當然中國戰亂漂流的土壤，也促成此種成長。他的古文字詩藝術無可厚非，其內在精神宿命天問值得探討。

約略記得早年，看過聞一多寫的論文，大膽提出屈原有同性戀者的傾向，忠君到女的死戀有被拋棄之感而投江。當然，這也不損於他的悲天憫人情懷，不過這種脆弱哀愁，自我了斷，確是需注入一些陽剛的血液。在中國詞的傳統上更嚴重，除了愁還是愁。亡國之君李後主是嚴重中之嚴重。辛棄疾、李清照等，除了愁也有陽剛之作，李清照寫過“作鬼雄”的悲壯剛烈之氣。突出的好例太少太薄弱，湮沒在“愁”的江河裡。從民間的辛酸而形成了“讀書人”的文酸之氣，到現在還若隱若現。“辛酸”令人同情，“文酸”令人生厭。

在現代詩裡，有人還在寫“書生”詩，一如畫國畫的人畫“文人”畫，我想必須走出“書生”“文人”，詩與畫才能脫胎換骨，還原為詩人的詩，畫家的畫。

如此說來，李白實在可愛多了，風流自賞，傲而不孤，孤而不寒，寒而不酸，哀而不愁，狂放無羈，自來自去，落寞中有酒有月“對影成三人”，似乎從未邀過太陽，但不失陽剛之氣。傳統詩裡對於太陽（羲和）著筆不多。

中國傳統詩，永遠在秋天裡，農業社會的情感，是否對於秋天特別敏感？收穫登高，秋高氣爽又有肅殺之氣，以陰曆紀年，圍繞著月亮轉，偶有“春興”，也是“春眠不覺曉”。

中華文化漢語文學，缺少了一部具有陽剛之氣的英雄史詩傳統，好像世界各民族都有一二部如神話的敘事詩，氣勢磅礴，我想不通也不可理解，也許有或者被埋沒了。

# 閒談諾貝爾獎詩人 切斯勞·米洛茲 的宗教和信仰

◎劉耀中

## 一、布羅斯基的肯定

詩人布羅斯基(Brodsky)說：“米洛茲是一個偉大詩人，而且也許是最偉大的。”布氏並非一個輕言浮誇的人，他是美國猶太裔著名至善至美詩派阿赫馬托娃的門徒，因此可見此話的份量！雖然他和米洛茲兩個人的宗教背景不同。信天主教的米洛茲常被誤讀其作品，也被世人貼上三個標籤：一個寫歷史的詩人、一個寫文化的詩人、一個寫災難的詩人。在榮譽與誤解的壓力下，米氏的晚年更加紛繁，共出版了兩打書集。他1972年來美，1977年入了美籍，其後成為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也曾是美國91和92年的桂冠詩人。

## 二、一生經歷

米洛茲是在1911年出生於俄羅斯帝國立陶宛泰伊涅的波蘭人，父親是一個土木工程師，在西伯利亞的葉尼塞河流域工作。受了父親影響，米氏少時特別注意語言和地理，這和一般俄人所受的教育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父親曾任俄部隊的軍事工程師。立陶宛中古時是東歐的強國與波蘭合併，十七世紀瑞典南侵，被瓜分而列入俄國版圖為緩衝國家。1918年戰後，波羅的海沿海小國有名無實地獨立了二十二年，後來受到希特勒的摧殘和斯大林的統治，今天再獨立，但尚未能恢復其固有文化。米氏的詩作紀錄了自己的一生經驗，早年歲月是在沙皇統治下度過的。1921年，他在波蘭統治下的威爾諾上中學，完成了高中和大學（法律碩士）課程。在學期間，開始發表作品，受了左派的影響，極力反對宗教，尤其是天主教課程。21歲時成了一名社會主義人物和災難派詩人團體的首領。那時他發表了他的

第一部詩集《關於凝練時代的詩篇》反映戰爭帶給波蘭人民的苦難 尤其是在那時他看到宗教不同的併合帶來不可輕忽的矛盾，國界之爭帶來人民可畏的災難不下於意識形態之爭。

當希特勒和納粹黨領導下的德軍於1939年入侵波蘭，米氏加入了地下抵抗組織，秘密編輯、寫作和翻譯了大量作品，如1942年出版的《獨立之歌》詩集。戰後他自己的詩集《解救》(1945)中的大部份作品是在華沙寫的，成為在共黨波蘭第一批發表的作品之一，因此被稱為“華沙詩篇”，是一種輓歌的形式，由於和政治的聯繫密切，因而得到最生動具體的反映。波蘭政府還委派他從事外交工作，曾先後在美國和法國當過文化參贊和一等秘書等工作。

### 三、尋求政治避難

1951年，米氏在法國尋求政治避難，卻得不到存在主義大師卡繆的同情，那時歐洲的共產主義興旺，卡繆和沙特認為米氏是個狂人。米氏看到極權主義和納粹產生同樣的人類悲劇而寫下了一首關於“大屠殺” Holocaust的名詩。此詩是描述意大利哲學家黑袍僧人白魯諾 (Bruno) 與憑己意指摘教理被逐後又於1600年重回教會，提倡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之地動說並主張泛神論，故與羅馬教會不相容而被燒死在市場內，而人群在市場上只顧讌會、享樂和購物。當時米氏在華沙眼見希爾放火焚燒窮人區，將猶太人拘入集中營與白魯諾火刑和只顧熱鬧之兩景並列在詩裡，指控西方文明的野蠻。

### 四、文學和政治

移居美國後，與妻子居於伯克萊，在加大任教，入了美籍之後，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雖然是個詩人，但他最著名的著作卻是一卷雜文集《受束縛的思想》。此書譴責了許多歐洲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的妥協態度，認為他們和政府是處於邊緣和中心的相對地位，但這一形勢是會轉變的。深受兩次大戰之苦，米氏意識到文學的戰鬥作用，這點和英美詩人奧登相反。奧登在美國是個找思路的外來人，米氏是個難民，為了要取

悅於美國社會的大眾文化的機械片面式的文學觀點。奧登說他自己的作品，沒受政治影響，只是使讀者較好地享受生活或忍受生活的不幸，筆者認為這是假話。米洛茲的作品則多少影響了政治，加速斯大林的被批判和蘇維埃的解體。

五、其他作品  
米氏的其他詩作以其古典風格和包含哲理與政治問題而知名。如《詩論》、《個人的職責》；小說《伊斯瑟谷》、《波蘭文學史》和詩集《冬天的鐘聲》、《地球的皇帝》。米氏精通英語，但不用之為詩作工具，認為只有母語才能表達詩意。早年曾譯美國現代詩，帶給東歐詩壇的衝擊。1969年在舊金山寫了〈三藩市海灣之視野〉。

### 六、思想探索

米氏的大災禍思潮是出自史賓格勒的名書《西方的沒落》和湯恩比的文明實是宗教的迎合的概念。十九和二十世紀西方思想家多採用猶太基督兩教的諾斯替邪教為踏腳石（這包括米氏青年時喜閱的作家如：艾略特、西蒙魏爾、斯維登堡和布雷克），米氏的分析方法雖然主張政教分離和泛神的以個人為中心主義，曾被斯拉夫學者評之為假黑格爾的靈知。他的作品皆是傳記性和自白性與政治及形而上學混合起來的。米氏的覺悟是佛洛伊德式的感官經驗，基於他的斯拉夫民族性，是某一個時代的產物。

布羅斯基欽佩米氏的人生經驗，而兩人在詩的成就上不可謂不輝煌，可是他們的作品只有幾次被選入美國最佳詩作。迄今為主，美國主流的心目中，米氏仍然只不過是文化邊緣上的作家而已。布羅斯基說“米洛茲是一個偉大詩人，也許是最偉大的”，這句說話是別有其他因素的。

### 七、宗教和信仰

米洛茲的父親是效忠於沙皇的軍隊工程師，但是波蘭人的宗教是羅馬天主教，而俄人是東正教。米洛茲從小在內心裡就懷有宗教矛盾，在他的一本詩集裡大膽地用邪教，這是來自他的一個堂叔伯，名法國邪教異議詩人奧斯卡·米洛茲影響的諾斯替經典的神話《珍珠讚歌

》，以珍珠象徵靈魂自身。諾教認為基督教的神乃劣神，一個人只有免受物質世界的誘惑才能保護其自身。但是進退兩難，基本上不如諾斯替榮格心理學。米氏是一個肉慾主義者，布羅斯基是個至善至美的阿克梅主義詩派，該派是異議份子，布羅斯基的話並非是偶然的，而是說西方的宗教思想腐蝕，他們要在詩內提倡異教的想像方法，那麼不如說米洛茲也是個最受爭議的詩人，有不可估計的影響。

最近美國詩評家布魯姆宣告他自己是個諾斯替邪教徒，並宣言“諾斯替教”一種戰略，是文學的宗教。筆者認為，這相等於向文學說聲再見！

### 八、波蘭人在世界上的貢獻

偉大的波蘭人有哥白尼、蕭邦、康拉德，在波蘭出生的居里夫人……他們的貢獻非常。1683年，他們的軍隊南下保衛維也納，挽救了西方文明，免被伊斯蘭軍攻進歐洲。今天波蘭裔教皇保祿二世的梵蒂岡宣傳政治宗教觀點和米洛茲的政治詩是有其不謀而合的民族主義因素，我們中國人閱後不能照單全收。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編輯筆記

●是傲慢？偏見？抑或是事實？這些年來各大報的詩獎作品水準是每況愈下了。從今年台灣聯合報副刊詩獎的得獎作品來看，的確如是。據報導，海內外參選詩作六百餘件經過初、複選等程序，最後選出了眾望所歸的三首。評審三人皆是著名詩家，當中的痲弦、林冷是編者認識的前輩詩人，他們的作品、學識和成就素為編者欽佩，他們選出的作品當然是參選作品中的佼佼者了。編者有所失望的是，以聯副詩獎名聲之隆、獎金之豐厚，成績應該不止於此。編者不知台灣著名詩刊如《創世紀》、《現代詩》、《台灣詩學季刊》等舉辦的詩獎詳況，但每期僅印數百份的新大陸，十週年時舉辦的詩獎，獎金微薄，參選作品也達三百餘首。很明顯的，報紙副刊的詩獎，詩人的參與不足。其中原因不關乎詩壇日益興盛或衰落，實在於報紙副刊平時冷落詩的態度，選稿唯名家、偶一刊登皆作補白之故。不然，以大報的財力、資源，對詩壇的貢獻又何止於此？

●感謝詩人任知代組的《“個”網站專輯》，下期推出詩人海上選編的《湖南詩人專輯》。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為方便中國大陸詩友訂閱《新大陸》，專設以下銀行帳號：9555500101632577，戶名：Zhang Min，招商銀行北京分行營業部。在今明年一年期內特價優惠中國大陸詩友訂閱：一期30元、半年80元、一年120元（人民幣）。匯款後請信通知陳銘華：nworldedit@hotmail.com 或 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告知姓名、地址、匯款日期和數目，銀行核實後便寄刊物。

## 詩訊

●台灣《詩象》同仁為今年逝世、旅居紐約的詩人彭邦楨舉辦詩獎徵詩，詳細辦法請參閱本期第22頁。

●詩人尹玲、羅任玲、顏艾琳及國家交響樂團首席豎琴家解瑄、影像工作者羅秀芝於九月24日週三晚上，在台灣中山堂堡壘廳演出“女半球”之夜。

●九月15至20日在中國珠海舉辦的第八屆國際詩人筆會經已圓滿結束。

●紐約詩人謝青散文集《帶著故鄉走》經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

●澳洲詩人巫遜詩集《愛的Email》經已出版。

●湖南詩人郭密林詩集《密林詩品》經由華藝出版社出版，列為新世紀作家書庫之三。

●中國吉林長春詩人孫文起詩集《警世詩》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8.00

☆另代訂購：黃美之編北美華文詩集《世紀在漂泊》（\$8.00）  
非馬《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